

岳繼起和尚語錄

卷之六

C40

4514

(280)

C40-4514

了翁一庵諸大
家書寫武州
我微笑談院
為學者不敢
富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總目

卷第六

住衡州南岳福嚴寺語

衡州花藥寺語

高峰理山寺語

武昌東巖寺語

住漢陽大別山興國寺語

卷第七

靈岳廿一錄卷上

卷第八

王文那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總目

靈岳廿一錄卷下

卷第九

南岳正續錄卷上

卷第十

南岳正續錄卷下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六

嗣法門人濟璣等編

住衡州南岳福嚴寺語

到寺周中丞衡齋居士設齋院主佛頂請上堂維那
白椎師攔住曰一千年舊例打放一邊自家孫子走
到祖宗屋裡管領祖宗家業一千年心同眼同道同
之孫子非常之孫子一千年心同眼同道同之祖翁
非嘗之祖翁今日之事一千年非嘗之遭逢乃喝一
喝曰豈肯草次雷同又肯烜耀珍異像他撥置證修
單行汚染中聖中凡中天中人似佛似祖似古似今

情存向背理涉偏枯卽今座下有懼沔塵如畏三塗
底龍象同聲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良久高聲曰請
觀沔王沔沔王沔如是便下座

掃最勝輪塢弟子信辨請上堂拈讓和尚香曰舊吳
嶽崎孫子出身三峯脚下水陸四千里程敢道來添
聲價遂挿香曰一真能敵千假乃就座僧纔出師曰
猛虎便騎僧卽下太師曰有鬚便捋良久舉讓和尚
住此山日示衆曰一切萬沔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沔
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師
歎息久之曰爲人後者而不發揚先宗何補哉不見

臨濟上堂曰大凡演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門一
玄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無一人不上根視
之無一辭不向上慎之一句中不具三玄則語有路
人根立見偏情滲心生沔佳所作不能無礙好道心
地洞達敢言三玄三要是決定少不得底敢言三玄
三要是決定少得底所以我二十五世祖慈明禪師
唱讓和尚之道於茲直得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
是佛遂見音聲鳥飛鳴般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
峰畔又經五百來年我首座賦德山繼住縱橫放肆
羣觀目眩一日上堂曰若用一毫氣力支撐是邪沔

非佛汰也摧頽老子來撐個破院尚肯藉筋骨之力
翻阿郎舊案於祖宗田地加一坏土隨起立顧衆曰
莫謂行道三十二年敗缺愈甚

汰孫得坤厚請上堂喝一喝曰佛草料喂馬老漢面
無慙色小智未免驚疑有嫌佛不作者併這一分亦
不受奇哉奇哉莫輕莫輕古塚堆裏未必盡是死人
不虛從九馬嘴惡浪顛風過來佛佛祖祖你道可是
住得手住得脚底時節

德山都寺信慧請上堂是義學是玄學請過一邊立
地我家禪和子麤糙手脚猶自可眼光橫起百千諸
佛來也沒些情面家人過犯罪坐尊長倘或無理待
老漢分疏早遲八刻也坐在曲条木上一味搬弄古
人閒家具全不照管自己又不照管目前人情之外
別有佛汰不不下座

侍者敘殊華掃師祖山茨和尚靈塋請上堂松根石
上四顧寥寥看雪竇老子胸膈間似有一段說不出
底話五百年後得個知己乃自點胸曰今日爲他說
出驀拈拂子曰相見從容莫等閒人天景行存高躅
他若不能忘情道此話當年說出也擲下拂子曰山
茨和尚若在必狀笑曰不過逢場作戲耳遂顧左右

曰還信得及麼便下座

衡山邑侯王輔予泐名本廉請上堂風雲不次第日月有恒常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連喝兩喝曰擔個險將蜜果換苦葫蘆供客不嫌異常者自朕知得主道周匝執一不化者難得不訝酬酢乖離乍入叢林望之尚遠久親名匠謂老漢何又喝兩喝下座嗣泐龍潭超請上堂謹此奉聞釋迦世尊已成正覺彌勒大士當來下生舊吳老李與杖笠南來放開肚皮長歎一聲水中石子青赤山頭木葉紛披尚有一端曾未舉昭鱗灘大巖灘一連過了若干灘不得聞

鑼灘子力如何免唱行路難

卞太翁孝旨居士請上堂衆集師曰近前來老僧共你葛藤一衆撥上前師曰來則來也看你爭生忒得衆默狀師曰古佛古佛葛藤到這個地位尚要討添驀拈拄杖曰穿破天下人觸體一著巧說不得只在心傳卓一卓曰觀世音菩薩若無遣蛇手悞殺世間人隨卽旋風打散復就座曰妙喜老人說得好度體裁衣量水打碓毫髮不差且居門外明日衆請上堂不得入門在門外莫貪落花紅滿地須知芳草碧連天切忌動著動著三十棒何故今朝

若不盡泐他年爭得話行

闔山諸尊宿請就中山禪院上堂募拈拄杖曰虛空
撲下來急忙地偃身縮項祇爲不曾踏得著別峰地
面卓一卓曰這個所在日月照臨之不加明雲霧籠
罩之不加暗象龍騰踏不爲喧人烟杳絕不爲寂從
來與般若相爲表裡所以有隱有顯有榮有衛且今
日風定氣澄主賓投洽個段綢繆從什處得來復卓
一卓曰蒼蒼舊閣閒田地一度看來一度新便下座

前一日迅
風特異

尹太僕爲庵居士莊嚴實際上堂喝一喝曰是如理

句是依法句是依智句眼色眼識性無依住耳聲耳
識性無依住鼻香鼻識性無依住舌味舌識性無依
住身觸身識性無依住意泐意識性無依住是句依
泐依智不爲證小泐爲如來大解脫之門不消瑪瑙
爲樞赤珠爲柱玻璃爲扇黃金爲闌狀後稱是如事
句所以靈岳門前路往復行大步踏得如理句生也
不道死也不道踏得如事句佛亦不拘祖亦不啻爲
庵居士向及靈岳之門痛領靈岳毒棒毒喝今日人
天衆前肯復造次便下座

陳觀察頤仙二七上堂顧視左右曰汝諸高流尋常

打笑佛是何名。泐是何者。事禪居何地。道行何路。心作何顏。性作何色。相似表顯文字。差排則不得也。大丈夫自家屋裏物。有什麼難見。喝一喝。良久曰。哭倒湖南百萬家。觀察清名在天地。

指南觀。侄禪師請上堂。大喝一聲曰。劒刃上拾得全身。何患一切處不解脫。不成立。乃於空中作世△字。曰。必待安住如是。三泐名爲涅槃。恐大迦葉笑。顏不開。何故。聲正泐。眼藏卻成刺局了也。良久呵呵大笑曰。正泐眼藏涅槃妙心。相太一丈相太五尺。苟以丈尺論量。是爲實相。是爲無相。驀豎拂子曰。我此微妙

泐門。祇爲一代時教。管攝他不得。方纔出得身拈得起。隨顧左右曰。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速道。旋放拂曰。不是。氷稜上度過。九鞠來未免視爲入道之初章。復喝一喝曰。笑兮哭兮。百丈師舌吐黃蘗。非真苦。擲鉢老僧冷眼看他家。跳出戴角虎。

到湘潭。護泐衆居士請于碧泉禪院上堂。喝一喝曰。是甚生次第。事長沙路。湘潭路。迢迢出入無門戶。妙語不多親。言舉似管他。稱釋迦之談。誇毘盧之句。若論人十方。蹴踏忘回互。若論境風嚴。歲逼崢嶸暮。若論泐日用。紛綸何曾錯。老僧大宣秘伽陀。受持靈驗

超諸數復喝一喝曰千經萬論繡烟霞冬到寒食一百五

衡州花藥寺語

到寺院主文周請上堂繼起繼起寒天著火何妙喜
妙喜夏月取涼行天山口頭箭佛果殿角風聲價千
年定遭逢一日同眼光籠翳客徒自話西東三卷正
恣眠人天俱絕工一軸單傳表祖佛一門通作凡作
聖爲電爲風南岳而下誰曰不中而得不得其在而
躬若謂不狀且聽吽吽擲拂子下座

衡州諸護恣宰官請上堂僧問石古苔紋綠林疎殿

角紅風致宛狀敢請料揀師曰領在衆聖之前曰作
境話會得麼師曰莫見解入微曰看取從上師曰不
爾依位住曰別展機權光彩異師曰且恁老僧不得
僧問一句當天是說取行不得底如何是行取說不
得底師曰速展驥足僧作禮師曰漫馳小道曰不易
師曰寧容可否之間乃曰萬般施設只如常又不驚
人又久長驀拈拄杖曰俊哉俊哉佛出世來不爲別
事祖祖相傳至南岳老宿施設此土八百餘年到老
漢手裡卓一卓曰不覺不知尊者益見其尊貴者益
見其貴凡情勿使安卑聖位肯容矜大敢加名曰禪

敢加名曰道又卓一卓曰祇要明取這一竅呼之禪也好呼之道也好呼之凡也好呼之聖也好又卓一卓曰恢廓無涯妙門勝伏河沙智境是渠能扼領要下座

花藥衆檀越請上堂僧問伸正義於千載之下何格式師曰立其綱後者加勇曰爭傳誦之師曰汝豈不是聞鼓聲來耶曰合先意否師曰抑想餘風曰幾人知歸師便打僧問便與麼太信是金毛師子途路迂迴底肯與他拄杖麼師曰遂爲常曰狀則主賓不易師曰明陳其故捷於一朝曰益見歲寒之色師曰如

其不狀紛紜何益僧作禮曰個是衡州花藥山裡段話師乃就座良久曰將本道公驗驗天下衲僧副眼目隨喝一喝曰歲月將闌天光普寒汝水東來點滴是東飛騰直上三十三不消鎖斷奔馳不離當處常湛狀推過來作個甚語話派下令行義例常準格外風氣吾亦要知龍蛇走玉石分縑素別猶豫決受用可常保復喝一喝曰非此可能哉

佐領程護添請上堂有一句不出山門天下共聞其有一人不聞老僧得大過患而今南南北北大家小戶若高若下若長若幼誰不知臍月三十日到也何

嘗從花藥寺解脫門般若門涅槃門傳出公當下得旨則內心安裕外相雍穆現前坐取宴逸將來動邀福慶百年千年年年處解脫之場千日萬日日日行般若之路敢對人天廣衆不惜肝膽祇圖先宗有據吾道益明擲拂子左右顧視曰久立不當便下座丁未元日上堂兼謝花藥院主文周山學拈香畢乃就座曰一向不存軌則底到這個時節少不得拈一片安放爐內兒孫雖在途中祖父無非家舍一番新一番舊佛添人事相資成就遂起身曰看看主賓風味一堂好歡狀舉目千峰秀

供白雲老和尚上堂一口生下十多子兄是第三我第九憶得庚午在萬峰新年佛添各出手推倒座上蘇老翁打開憐兒張笑口傾來栲栳沒帳底如珠磊落盤中走個段風華壓古今噴噴叢林誠罕有屈指春光四十番白雲篆塢苔花厚瀟湘鼓柁老懷榮我父我兄知我者神山遠豈在天上杖短不及悲哀朽袖中一辦付阿孝相期此日鳴瓦缶薦拈拄杖卓一卓曰供我人天大導師匝地盡作金毛吼

南臺孝姪補住白雲

江頭別太辦香寄供期正三日爲上堂

長山李居士誕日請上堂僧出曰其事云何師曰祇

可稱揚曰雲幢月蓋盡演梵音師曰徒爲劑量曰祝融峰還點頭麼師曰看後五日乃曰一松一竹一溪雲好尊古佛樣子只可起而稱揚若爲從而劑量五岳峰巒羣生覩見虛空演喻隨地彰名饒伊辨若懸河智如流水泐身邊量分疏得孤真穎秀報化之緣添飾得五彩橫飛祖師西來宗門舉令不可將爲小小日月旁照三天下正照四天下九九八十一須知色香外別有段事六味三德供佛及僧豈徒狀哉卓拄杖曰據仁者分上宜作禎祥永爲盛事

上元日羅總戎君錫泐名濟顯請上堂慕豎起拳顧

視一衆曰未識識取旋放拳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心性未起是如來大智慧光明心性起時是祖師大智慧光明汝諸人於拳作拳想非拳作拳想如來大智慧光明祖師大智慧光明盡成世流布想一切聖人有世流布想無有著相所以不壞世間相而能談實相卽今天上月圓人間月半天上人間流光不斷達磨大師來震旦後橫機諸大老各各闡揚宗旨有一不視超諸位何能真際平提神通各露復以拳擊案曰日照月臨天長地久匪異人任

到寶安泐孫賓日請上堂一衆集定師曰將謂惠汝

三昧良久曰朕則今時尊宿朝暮以曠險辭意爲飛
爲伏唐突叅承平塗學黨何心哉請試甄別指喻非
指馬喻非馬知汝不甘心心是佛智智是道宥諾全
否開得一片田九夏勤勞收得一籬粟三冬受用老
少相依上下歡悅達磨免泛重溟神光省埋深雪天
下本自太平將軍何妨施設卓拄杖一下曰獲大富
而濟有餘只在現前升於堂而入乎室寧須異日顧
視左右下座

次日監院直指原石同山隣諸護泐居士請上堂急
切相授待擎開兩片唇皮方使慶快平生驀拈拄杖
曰上上根人自朕發笑良久曰若執自朕卽屬自朕
別倚因緣又屬因緣個上座本非因緣且非自朕卓
一卓曰一衆覩見盡攢眉有甚冤家難解免看他伎
倆卻如文光錢買得陳姜二兩單單一味生辣難於
上口朕而在賓全主在主全賓於理理合於事事圓
復卓一卓曰演出波羅蜜恰似天邊月

高峰理山寺語

師誕日泐子雲蓋豫請上堂祇知今日明朝不知明
朝今日不知明朝今日爭知今日明朝今日溪山明
朝雲月溪山雲月知則天長地久雲月溪山不知則

岳拔河流岳拔河流忘觀照泯實相天長地久圓萬象攝森羅一切處示人以無示而分別不行毫忽間聽之於無聽而歷狀如對敲禪牀一下曰會麼要知明日會取今朝

衡齋居士生辰法中諸昆慶誕請上堂拈起拄杖曰一衆總有分付處願得雄偉之器以彰祖烈爲來者益慶快莫大布詞展意若論佛千年常住輸今日據我法不磨智勇超前烈至於道卓拄杖兩下曰重岳疊秀看兼到賓主忻逢師資奏妙曩謨佛曩謨法曩謨僧真實道復卓一下曰珍重仁者綿亘古今卓立

羣品千聖同音

嗣法智度勝請上堂隔江望見樹影道盡是祖師指出底彼彼出家彼彼行脚這裡是理山寺入得一重是硯子居終日侍從底是擲鉢老僧脚下物何勞他無齒漢子指手劃脚朕後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喝一喝曰我臨濟兒孫肯借鼻孔出氣

湖南藩伯郎定庵偕檀護紳士陶密庵諸公主人破愚鐵目請于萬福禪院陞座旋視左右曰今日一會何異靈山設有道孟浪無過和尚老僧點首曰好怪汝良久曰信受如來不思議身信受如來不思議音

聲信受如來不思議智自狀興起正勤不怯不退拈拄杖卓一卓曰在耳曰聲在目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接乎目亦以儀觀發揚蹈厲以拓其智上下交融進止有度總之開發顯示諸佛正真之道再拈拄杖卓一卓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白雲端和尚拈口二尊宿各有一處打得著師曰若論據款結案不道全無銖兩狀則難逃五祖師翁說他語拙夫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臨濟家恣是你涯際得底是你刻畫得底是你汗漫得底昔人盡其機智列門

庭製要訣不過彷彿皮膚絕非骨髓依稀名相何關旨意二尊宿是入室真子不同門外遊人只消此兩句廿一個字予有的而奪有準照含用而用挾照正正堂堂何啻八面禦敵但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老僧操柄蒿枝拂大踏步四千里豈圖掃盡竹木精靈稍稍令方來知有且道今日是出不出爲人不爲人乃復喝一喝曰毫釐之差天地懸隔

到華林泐孫定山會領監院實刊請主席上堂老漢茲者不是時中出入游戲切實爲諸人一段大事因緣旣不肯埋沒後學又爭敢刻剝古人大空小空使

得慣不怕不聽教詔禪和家天長地久日子何在熱
忙單刀直入不嫌鹵莽放一線路未必算是紆回顛
言倒語底我說此人應與他交椅坐應時及節底應
與他板櫪坐理喪情亡底應與他綉墩坐知恩負恩
底應撥選三十人伶俐侍者日日燒香供養他昔僧
問忠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曰與我過淨瓶
來其僧過淨瓶與國師國師曰卻安舊處著其僧安
置淨瓶還來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曰古佛過
太久矣未曉之徒看老子向紫羅帳裏撒真珠雖狀
如是曉者還稀良久曰收便下座

到嘉魚麻邑宰颺言諸當事任刺史仙孟諸縉紳文
學衆善信居士諸山大德請就泐華寺上堂拈拄杖
曰嘉魚一丸地從來出生撐天拄地無情面漢子在
儒在佛總不肯囊藏頭角老僧往返八千里特特到
來爲他點開光明又肯懼境藏形喂刀避箭說凡了
凡說聖了聖驀卓一卓曰試請詳觀良久復卓一卓
喝一喝曰鏗鏘燦爛洞人天倫序安和萬象宣大智
當筵難隱覆只教領攬在機前

到箴洲廣賢院主端次同諸護泐檀越請上堂惺惺
惺惺莫待老漢惡罵有頭角兄弟不是老漢不解摩

捋你溫撫你開張這惡溪門戶見兩度三度呼喚不回呆呆地坐看北斗立觀黃河有三言兩語難爲出口驀卓拄杖曰盡乾坤人口到這裏百襍碎衆中有一人大肯太安樂太猶是傷機之患我言雖重奉勸思存

武昌東巖寺語

佛誕日汪觀察悔庵程經也夏孟紹蕭培元諸居士請上堂遂拈香瓣在手曰擔水河頭賣人見盡惟笑家業祖宗傳不奉終非孝挿香曰此日天下同幾人通此竅就座曰仰瞻頻視地久天長擎香無貢高之過散花有無盡之懷駿奔祖廟端頌無疆顧視左右曰請衆置問看老僧荅僧出遂下座曰可有少分相應

竟陵死心道人本覺請上堂僧問點著便轉早成鈍置三三四四爭免郎當師曰我一向在湖南曰忙忙者匝地普天師曰不是一日行五百里順風難得這裏相見曰恐成途轍師曰礙我行令曰莫將泥水滯春風師打曰速退讓好人出頭乃拈起拄杖曰總不敢與這上座齊肩並躡者卓一下曰蓋爲他機軸出在臨時饒你縱變無方又卓一下曰他肯守定一路

更問如何是他正主擲鉢老僧替他放一線南岳一宗震耀天下諸方因甚各說異端良久曰老和尚籠心轉盛復卓一下曰不是一類祇可旁觀

陳居士華卿請晚叅會取會取慕隘一指曰俱抵好宗師接機慣用此不知死公見閻王可能與今日相似連忙放下手曰我且收起這一指看你諸人眼睛烏律律地知他是活是死

天狀智光二禪宿領沘華社居士請上堂僧出師曰是從天降下是從地湧出曰道看師曰今日一會未是小緣曰有人領話師喝曰支離鉉辨辱我宗風就

座良久曰諸沘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中則在人左來左中右來右中僧問疎山如何是沘身山曰枯椿如何是沘身向上山曰非枯椿真金須入火他未彰名余不能取汝諸人道古廟香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喝一喝曰如此遭逢肯受欺

丁未四月六日上堂今日廣陵李仲連先生元配金孺人四十周忌請南岳福嚴老和尚就于江夏東巖同真堂上堂且道說什麼沘佛眼和尚曰今時人須自尊自貴自成自立方有個休歇處記得丁卯四月六日先生於南通州李家寶儉堂發真實菩提心自

誓從今身直至佛身爲清淨大沙門故四十年中得遇真善知識得真實透明佛祖綱宗十年居學地真實事師三十年行道於天台南岳江淮兩浙教化真實大衆而得正因出家正因行脚真實明道之士嗣其法實始於孺人放身命底時節大衆要識昔之仲連先生麼卽今說法之南岳和尚也南岳和尚所說之法卽仲連先生始終一貫之法蓋和尚開堂歷三十年說法已四十年何故長阿含經載佛佛出世有家室有子孫有神足有侍者則家室一法也存亡法也修短法也苦樂法也舍諸法一法也何事非法何往非法今所說之法一法也此法強會不得緣差不得用力取不得有意舍不得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所以一切處尊貴一切時成立卓拄杖一下曰不得個休歇處光陰莫虛度

山隣弟子李勝字黃見之蘇文元陳瑞伯等請小叅就人揀辨還當得本叅底事麼老子不是泥捏底聖僧忍見諸仁進前退後古人事不獲已齒罅縫落出一段兩段本自峭絕而今阿誰弱過伊肯與折開只管隊隊上來就我商量老子事不獲已也和你商量二十柳栗棒擗脊搥來你但領下明朝看消息

弟子魏厥修泐名本初請上堂今日大似在賓全主
令豈知達磨未西來父母緣生口便不肯挂上壁諸
人也曾打從知識叢林過來曲条木上早晚提段喫
飢話也未近日南方動則揮拳撒掌鬪打紛爭約至
理論便恁麼太陷下籠心阿誰救得若或細針密線
煖室裏商量只恐黃面傷心看他泐久喫生何忍脇
肩諂笑良久曰向後踏著正脈莫辜負人好

泐子汾俞昭請上堂一夜作竊不覺天曉鳴鼓陞堂
盡情說了卓拄杖曰白拈一派源出獼猴二株獨挺
於朱陵五葉孤秀於萍實又卓一卓曰子承父業孫

重祖華復卓一卓曰接人之際不竭心力而與者非
夫也擲拄杖下座

嗣泐九峰紀率闔院大眾請上堂臨濟初住河北首
唱斷際綱宗於人境泐不止三致意蓋爲運老輕觸
大中善美爪牙殃及兒孫若干建立擲鉢老僧兩手
空索索張口乾曝曝新九峰咳唾掉臂風動雲從曾
不借力於父祖肯學他臨濟架險憑空老僧今日力
疾上來又肯餽詞褒獎炫子之長喝一喝曰誰爲臨
濟誰是臨濟者

次日山隣衆弟子請上堂僧問東西林下鳥一段好

音聲出入耳門寧有關節師曰老僧不欲亂天下人眼曰如斯爭奈何師曰你有一問答你一轉曰不才謹退師曰若有疑慮不難方便僧問花開本有風光鳥語全提妙用前僧已納敗闕某也敢復支離師曰老僧敗缺尤甚曰幸是師曰且看支離曰流布諸方恐難收拾師便打曰始終作主師又打曰勿使外人聞此麤語維那白椎曰恣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且說個什麼卽得旋視左右曰非但昨日今日連賊捉敗亦不爲遲遠近隨風而奏都道擲鉢老僧兩日在九峯上堂各各塵劫段不思議事可得當下明

白若使無所關領而太辜負遠來不易若道且坐喫茶這個是驢前馬後事曳過旁僧又非公境界隨卓拄杖曰劈腹開心別處卽不說也下座

到洪山長老明若同諸院大德請就本寺上堂擲鉢老僧三十年千言無一中豈單單不上人鈎此時乘聽衆未出三門與他明白一下隨喝一喝曰實謂如斯北邙山下千丘萬坵滹沱家恣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不欺人眼底看此翁言之當否福嚴直謂不狀第一句他家無你話論處第二句勸你擔出

看第三句軟嫩嫩地實情無力良久曰肯自領過但請先行便下座

到白鶴院住持玉芝同衆護法居士請上堂千年一遇正在此時乃震喝一聲衆懣懣師曰疑情未息如何遣撥良久曰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大大上大人在處勞勞隨所鹿鹿豈但誌公不是閒和尚隨自點胸曰且道他畢竟圖個什麼復震喝曰鈍根阿師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住漢陽大別山興國寺語

到寺文山弟子密粹同居士蕭文遠請上堂今時叢

林中兄弟那個不自承當低昂佛祖陶鑄人天老僧樂與羽儀肯走作你肯抑捺你旣承當得下肯受人抑捺肯聽人走作有兩句說話三十二年不曾輕易擔出到這裏忍不得也喝一喝曰一例順時祝贊決非宗門建立卓拄杖下座

劉方伯元伯請上堂盡大地人各各置一問問問各別祇消寶應道個好字直得天下歸仁且道節文在什麼處今時學般若菩薩例皆精緻鬪對希圖跨竈佛祖福嚴分明舉似臨濟出四種料揀四種照用七百年來不敢廢者是叢林向上關若人蹈著喜無量

今日有僧出來道請老和尚領話也盡力向道好其或進曰過分教令向道好好慕拈拄杖曰木上座尊意謂何良久自代曰好心得好報

半園闍黎請上堂有段話問師僧家據你胸襟吐出來看若起解會心便塞斷胸襟了也胸襟是你自己底胸襟什麼人塞斷得他又何苦要塞斷他胸襟有什麼所在停蓄得纖毫恁麼則胸襟究竟塞他不得是凡是聖是染是淨是汚身是般若是解脫但吐得出便是大火聚便是太阿劍不消用力只貴臨時而今是各展胸襟之時喝一喝曰若是師子兒自朕

增勇健僧問名不干事事不干名依執滯名於他玄隔是耶師曰更有伶俐者曰有一句未當情師曰既墮中流須早憤發曰恐亦未到玄源師曰非究理也本寺監院嗣宗同徒瞻初請上堂若肯欺聖罔賢埋沒諸人便依根布葉狎獵紛披太也既不爾者釋子聚會不可作世諦流通如此則將何饒益請沘聽沘諸賢究竟將底消結今日這段太就喝一喝曰你行脚之士須開行脚之眼夫行脚眼非慧眼沘眼佛眼所能較得況天人之肉眼而能窺竊得畢竟要我說與你只要你一信可不省力

佛林庵無染禪者請上堂在昔有個老和尚一日示衆曰不得閒過念佛念空念僧會中出一員不帶伴侶底禪客近前曰某甲單單只念自己老和尚痛叱爲驢據福嚴看這老和尚原不曾輕視此僧但不知此僧可看得這老和尚上眼也未今日平心與兄弟商量這老和尚是誰便是有佛處不住無佛處走過底老趙州打從十八上破家散宅了到處孤迥迥峭危危過平常日子一旦年老心孤無事生事教好人家兒女繫靠著三寶過活不道他無業性將來撲在人天位中下淚謝過已遲八刻也這米囤子一向道

莫歷他門戶又道纔有纖毫萬劫不如爲什麼臨老眼花屈膝妥尾一至於此雖狀莫聞我與麼說話便坐定在空劫裏許不見三峰老師三十年只教看個竹篋子話道喚著竹篋子則觸不喚著竹篋子則背有什麼人向什麼處安排他正大修行人著衣喫飯屙矢放尿闕一不可纔擬作佛太費心力喝一喝曰佛眼添眼盡打睡天眼肉眼何足貴西來大意久浮沉不早舉似恐後悔

本山定姪禪師率監院嗣宗同護法衆居士請上堂今日齋飯較細良久曰阿姪定興國稽首方丈曰先

白雲出世二十餘年掌叢林者七非人類精奇不敢登其門一時王公貴人循循巾鉢此山實爲發源之初地伏乞和尚垂念同一佛生披露微言爲世信式老僧道我師兄久矣爲天下信爲天下式我何能信式我師兄記得白雲乘和尚住此山日僧問如何是一句底賓乘和尚道黃鶴一公不復返僧曰如何是一句底主乘和尚道白雲千載空悠悠僧曰錢是足陌乘和尚道今日齋飯較細師乃召衆曰來來四十年前齋飯較今日齋飯何若體理得出非父不生其子體理不出非子莫顯其親夫沙門者播揚大法須

從自己胸襟流出方纔蓋天蓋地白雲和尚等閒吐一句子一回思想著豈止一傷神大千俱壞此句不壞其有不信而式者可不道今日齋飯較細

李學使元仗請上堂端天下英異之士之所趨向使之望風而馳不失尺寸非是各自有禪各自有道此外更有何恣亦非椿立意根收其奔放之心曲制潛匿狀後謂之克已復禮請觀古人之所對者而發之昔有僧問禪師自心他心得相見否對曰自己尚不見他人何可觀又問罪福之相如何了達得無同異對曰絺綌不禦寒今之學者謂自心非外有妄盡而

自返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直趨祖佛之域頓獲聖人之心有故也卓拄杖曰舉似天下人饒大叅型萬請上堂喚顧一衆震喝曰能使王公貴人聞聲而悟瞻顏而證非宿具深慈真願雖親見尊宿如汾陽趙州有大聲價祇高虛氣那得收實效於意言之表而光遠他耀今者慧業文人虛懷問道空腹老僧難爲酬荅普請大眾各施神用良久曰盡乾坤是當人自體形著影出聲呼谷應學者囿於見聞使聖人光大通變之道反膠瑟柱狀則禹之治水孔之聞韶狀乎不狀乎復喝一喝顧衆曰叅

卞太翁孝旨居士請上堂舉汾陽先祖道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據坐但有來者卽便咬殺作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師曰脚下孫子嘗閱臨濟正宗記從南岳讓祖而下中心悅服者只得十一世至我祖無能尚矣今日不得不有說焉老大宗師自不解作主容個畜生不識好惡觸忤賢良所以自到興國每日打開兩扇門大坐當軒凡有來者不用方便亦無揀擇個個許他升其堂入其室親見其人他若是個人語也著嘿也著四威儀中何處不是他放身命處最可笑者疎山矮師叔他道咸通年已前

會得泐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泐身向上事乃高聲曰菩薩子不信打鼓普請看我孝旨居士永昭今日較昨日差幾尺地良久曰前三三與後三三落得身心從此閒

婁孝廉南石居士泐名于衡請上堂淨智爲天正智爲人智智流通曹源一派便展轉相續太也所以向上人不可思議而今但一切時中超超狀于等妙二覺之表決定不流至第二念一不拘滯於佛境界一理一切理一事一切事一心一切心一道一切道別無照顧別無曉了別無趨向別無保任天地河海風

雲草木盡是助顯你思議不及一段事但得現前兄弟點首歡喜老僧得也

上堂舉僧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道官禁不容卓卓

睡來還合眼麼僧曰擬向如何亡僧還喫飯麼山曰失卓竟不向

他後僧持此語問徹和尚洞山意旨何如伏聞鈍置人

鈍徹曰虎鬪龍傷嘗言達磨大乃曰洞山相承因言

曉人之旨吐詞如磚塊鐵屑非有所造也徹公重糝

姜椒益使食者難于下咽致令多少旁觀拊手大笑

良久曰嚼得碎者自不如此

泐子岳頭徹請上堂佛佛出世有諸人一座具地南

北東西橫豎不出佛地位三身四智露冷風寒八解
六通泉飛石麗目前旨略不怕諸方取則更有一格
莫作等閒咬人火急者宗脈未露見你氣息取辨圓
頓恐覓個出頭處不得何也卓拄杖曰大統綱宗中
事別處往往放過

德山副寺泳明請上堂作者相見何用煩詞苟不盡
意殊難爲懷佛祖大意淺而易見故作峭函老僧罪
過旋視周匝曰天高而居上地卑而居下中間黑白
貴賤趨趨翔翔不待緣木求魚各各見義勇進或不
至勞而無功拈拄杖卓一卓曰豈是強生節目

什邡院主念純同衆護法居士請上堂僧問併却咽
喉請道一句師曰有恁麼心行曰事須斟酌師曰昨
日不得已白鶴院裡曾小小納一上敗缺曰意不至
此師曰今日不過更要我大大納個敗缺僧作禮曰
爭敢師不顧乃就座掀髯一笑曰人人總道個老子
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誠如所言佛滅二千歲比丘少
慙愧卻成授記老福嚴了也禪風日下從迷入迷者
自甘流轉知識出世如救倒懸那討閒心游獵州縣
捩拾山水而今誠實說向有事近前決擇無事潔淨
心地莫心生閒草卓拄杖曰非常人物領之一字也

不消得便下座

王大叅茂衡請爲令兄節推對靈位陞座古來有輩
尊宿祇教人心同虛空空如枯木石頭空如寒灰死
火空據擲鉢老僧猶自內身外羆岐而爲二不達如
來意枉服大乘藥無邊身菩薩不見如來頂相無邊
身外別無如來若見如來則有二如來也所以道但
無諸見卽是無邊身外道樂於諸見菩薩於諸見而
不動如來者諸法如義如卽無生如卽無滅佛身無
爲不墮諸數敢問卽今節推王公之靈安之聖位耶
安之賢位耶安之天上安之人間不見道內見外見
俱錯佛道仙道俱惡以故祖師直指一切衆生本心
本體本來是佛且不假修成不屬漸次一句如何通
信喝一喝曰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七

嗣汾門人濟璣等編

靈巖廿一錄卷上

和尚建大泐化吳越三十年至甲辰得二十會復有請爲廿一錄小師果成記

長蘆簡石西堂莊嚴母氏請上堂泐身無相無相泐身之母觸之不得背之不可握節當胸實爲沉屈撒沙向人眼裏還擡手得起麼驀拈拂子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隨放拂子曰樹倒藤枯也本生父母臥在荊棘林中如何相救喝一喝曰三十年後知老漢徹

底婆心

薦嚴陳太僕皇士請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恡的大
意師曰莫顛倒僧問乃至蠢動含靈未曾於此一分
真如中有些子相違處是否師曰可惜光陰曰直下
承當不勞功用是否師曰賺汝皮囊曰請師提獎師
曰苦死人僧問三界智人未出母胎神用何在師曰
我許你此問曰誰入法界師曰你多少時在老僧這
裡曰不肯便離人天否也師曰卽不辜負你僧問朗
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何待月落後相見曰果狀高過
古人師曰古人高朗月高曰平出師曰老僧不及上

座乃起身曰卽將此段問答進之皇士太僕太僕有
靈爭肯撲在人天位中隨顧衆曰我鈍置你猶可你
鈍置我太煞便下座

上堂山僧今日就你身上割一塊子似與你驀出兩
拳曰是皮是肉試請分疏良久擊香臺曰木頭何異
畜生何異袖手下座

晚叅山僧今日就你身上割一塊子似與你你若知
得是自身上肉定不縮手縮脚竚目凝眸銖銖兩兩
較精較肥若見得血滴滴地反自生疑生怖不但忘
卻自己亦且錯過目前豈不辜負山僧個副驢肝腸

弟子方新請小叅饅頭從你咬新麥麪少喫僧問肚飽無力時如何師曰再喫一頓曰顯揚宗教時如何師曰念上大人僧點胸曰某唯一已師曰可知禮也僧問如何是心地師曰不長無明草曰多少分明師曰看時不見暗昏昏

衆檀越請上堂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恩義盡從貧處斷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拘小節又問古人道狂機內有道人身如何是道人身師曰潦倒不堪又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自從別後見君稀良久顧左右曰也不屈著你便下座

都寺徵聖五十初度子徒佛基上蔭請上堂僧問將弘永圖必布新令願俯羣情師曰老僧口頭覓得底當不得曰進以禮退以禮其所由來尚矣風度詳閒卷舒惟道師曰一等行脚莫教錯曰將寄陶鈞尚思未掖師曰奉勸趁色身強旺爲衆竭力太乃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原不附物老僧四十年披究宗乘見叅學兄弟大抵有三種不易轉煩惱入菩提易博地凡夫成佛易所謂不易者言必信行必果好賢惡不善若人透得百年三萬六千朝咳嗽一聲曰祇有這漢較些子

晚叅今時學者盡道但易慮於可作之初革情向悞
爲之後念響佛底人家卽得這裡卽不得客司近前
作禮師曰有客且忝便起身

長至檀越請上堂震聲一喝曰兩行立地師僧便道
高座上老奴不肖歇心盡力掙一口氣要發揚幽滯
振拔伏匿隨點胸一下曰伊祇是依而行之古人沒
轉變但言盡卻今時句前句後是諸人難處是諸人
易處總之你自作峭函分天限日一線長長一線復
喝一喝曰無人話歲寒

受荊州玉泉主院三學泐師請上堂正泐眼看他北

鬱單越南瞻部洲事同一家情塵一翳如隔須彌老
僧合水和泥說向你你又將作壁立千仞老僧壁立
千仞說向你你又和泥合水會忝開卻路祖師來也
卓拄杖一下曰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有朝聽得玉
泉寺裡鐘聲鼓聲是老僧和盤說向你時節也且先
與道回文又卓拄杖曰樓閣凌雲疊翠層皓公諸老
舊儀型而今出手還相接迎笑名藍別起亭

小叅僧問如何是真佛師曰相見何曾不注脚如何
是真泐師曰豈是閒閒兩片皮如何是真道師曰勸
君不用栽荆棘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一盲引了衆盲

行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卻笑癡人閒費力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洗脚處更不安排又僧問如何是真佛師曰似此之輩全沒心情如何是真恣師曰闍黎致問老僧有荅如何是真道師曰冥冥一杓杳杳何知莊嚴堆山太守上堂一杓兩杓不輕易三杓四杓如何當僧出師曰欠你一個餬餅不得僧作禮曰幸是某甲師曰灼狀難得似上座者乃曰一切無心一時自徧號爲秘密若待將一塊矢驀口抹了更咬人手直饒演出妙中之妙殊無利益喝一喝曰日用總持門淡而還有味

晚叅年殘歲逼無暇說祖宗長話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三峯的要舉似拈竹篋曰看此老子肺腸僧問不傷物義敢速請旨師曰幸對人天曰庶使先宗有據師曰肯向眼睛上下一釘曰苦切之言師曰又奚爲僧喝師曰何故因循至今

除夕小叅臨濟說有七事靈岳那來一事而今漫有商量豈是無事討事乃咳嗽一聲曰如此甚生可畏說與你後生晚輩

乙巳元旦正宗上人請上堂在孤峯頂上年年歲歲從不曾分劑心量飲食衣服討甚潛行密用來黃梅

四百九十九人盡會佛汰尚有盧公一人不會佛汰當時稱他是過量人靈岳過量堂裡人人過量所以不將他眼作自己眼肯似諸方教他旁家舌上取辦打頭年朝第一日無事珍重

梁溪楊弘生松生請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如何是真佛曰且無蓋覆處師曰如何是真汰曰三千條罪莫大於不孝師曰如何是真道曰每日與和尚道師曰拈卻三句又如何僧作禮曰有度敢禮三拜師曰總是現成公案又僧出如前問僧答第一語曰曾不夜行第二語曰投曉剛到第三語曰不是大死卻活爭

敢草草師據座良久曰於佛未生時靈岳亦有三轉權作供養不中兄弟若論真佛老漢笑他高頭強項至於真汰一衆聽他胡亂指注祇有真道老漢與大衆同時喫不同時局何故聲多年脾胃不實

晚叅舉臨濟大師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僧出師問如何是第一句曰某甲祇向和尚道第二句師問如何是第二句曰朗州山澧州水師問第三句曰四海五湖王化裡師曰三句作一句說又作麼生曰今日十四明日十五又數僧出次第問答已末後

撥一僧出問如何是第一句曰道得不道如何是第一句曰苦苦抑逼人作麼問第三句曰卻請和尚道良久乃曰第一句不審從什處起第二句老僧答你你還信否第三句忽朕出得頭喚你作自救不得了麼其餘祖佛爲師人天爲師喝一喝曰更嫌什麼堯峰耆舊柏泉入塏諸弟子請上堂男兒鎖子黃金骨儘你拋撒亦不狼藉更若函蓋相應向什麼處覓他縫罅來縱橫十字則光被萬靈同心一儀則廣益羣品有不蒙斯利者老僧拄杖拗作兩橛隨卓一下曰不假風雷自有奇通身鱗甲何爲者從教斫額望

堯峰正正堂堂可知也

晚叅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破家散宅老僧十八上直是影子也摸不著你等十八上作何勾當僧曰某甲元元癡癡祇怎麼過了一曰咬盡生姜呷盡酢一曰東頭買貴西頭賣賤一曰苦兩片皮師曰事事遭人鈍置便起身歸方丈一僧咨和尚南泉十八上作底是什麼活計師曰隨分曰趙州十八上破家散宅了如何遣情師曰摘楊花

香象宗道者率門人鏡善鑒請上堂古今榜樣論人

則老僧弗諱兄弟莫久立塋稜黯澹六朝色殿鐸琅璫太古聲境作麼生奪喝一喝曰臨濟來也普化克符成則是禪則是良久曰三日後看三日前看鏡善鑑率諸弟子請上堂僧問鎔銚盤釵釧作一金卽此用離此用師曰訛言亂衆曰春寒料峭惜口較他縮手師曰驢唇先生決定不是馬簸箕曰多處不消添少處還加減麼師曰老漢誑汝自得大罪曰善體此意總不煩照顧也師曰猶狀自作峭函僧問二日前有一問今日不可諱卻師曰今日是初六不是初六曰單襟狹量未易窺測師曰若斟酌得忞也不

虛親到靈山曰欺人者人亦欺之師曰有什麼共語處曰某也幸師喝退乃曰費甚老力破汝憍慢增汝智慧撥開自己古路脚跟下蕩蕩地東來西來快哉快哉喝一喝曰不信吾家正徧知論劫莫能成正覺師誕日開化堂主請上堂今日日本分說向你六十年漿水錢討頭腦不著等閒肯曲順人情赫日裡爍破閻黎面門不甘棄隔殊勝急索抖擻精神喝一喝曰臨濟下火發能容得你打開骨董箱子

晚叅僧拜起曰咨和尚臨濟祖師曰大凡演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

有用如何是一句師曰信彩道看如何是第一玄師曰有口原來道不得如何是第二玄師曰而今卻道得也如何是第三玄師曰道得道不得與他甚相干如何是第一要師曰執事原是迷如何是第二要師曰契理亦非悟如何是第三要師曰別後都城舊知己暖烟斜日又黃昏僧復請權實照用之旨師止之曰老僧三十年坐這板頭上扯無數葛藤總不曾提著這件事難得上座今日問到這裡不覺狼藉如許雖狀要領得以上言句莫道老僧開大口在今屈指得著底知識不道無只是少

次日上堂潦倒江湖上竿頭事可哈一回浮子動又是上釣來五州管内祇得個老子是真實會三玄要底其餘舉揚竭力甚見乖張儘你說到十成難構佛慧何故推一下便倒了也昔年有個同叅問老僧如何是第一玄答曰同門出入如何是第二玄答曰宿世冤家如何是第三玄答曰上士聞之笑未休中流特地生疑惑當時兄弟家大半不伏善老僧冷笑曰古人剛地成多事展事投機累後人屈指三十年來要尋當年個不伏善底兄弟實亦罕得隨顧左右曰畢竟這事如何良久曰轟轟一掌連腮下眼目從教

什處開

青浦民望吳居士得子請上堂僧問麟龍產麟龍華鳳生華鳳未審拄杖子生個什麼師曰如是信解如是長養曰後代傳授將何指南師曰如是度脫如是成就曰和尚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不其狀乎曰猶自不信師曰是你僧問春山疊亂春水汪洋顧鑑之機如何辨的師曰不大稱老僧之意曰雲門師兄肯諾全也師曰何能副檀越之心曰大眾還知跛足阿師今日受屈麼師曰非老僧過督曰喫師曰宜知之乃拈起拄杖曰若要報佛深恩卓一卓曰聖聖相傳

如是信解如是長養如是度脫如是成就而或不狀老僧拄杖向什麼處閣南來北來東來西來賢愚共相出入聖凡眼見耳聞這回放過後會難期良久復卓拄杖曰又爭惟得古人望影而心馳

嵩江朱公協居士求嗣請上堂僧問目前無恣意在目前庭前柏樹幾時生子師曰恁麼來老僧早爲你助喜了也曰某甲見不到這裡師曰別有生機益見光彩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師曰增上慢比丘你是第一僧問楊岐正脈較他密室真子如何是密室真子師曰問得恰當老僧答你曰三翦衝鋒四雄踞地

師曰喫卻施主飯將何報答曰棒頭迸起玄中要千古家風讓阿誰師曰向上還有也曰大眾看取師曰速速乃拈拂子擊香臺曰這漢忝繼先宗續明後燄正令全提各須靜聽天中來底菩薩朱秦尤許人中來底菩薩何呂施張一一舉措看他上流將來與我蓋天蓋地直饒臨濟大師高聲連喝螢光難比太陽德山和尚熱棒痛施蹄涔敢擬滄海何故擊復擊香臺曰浩劫有窮斯文不泯

小叅僧問怎麼來者著向什處師曰諸方火葬我這裡活埋

梁溪弟子聖傳莊嚴舅氏慎言上人請上堂老和尚打鼓升堂並不把斷要津東來西來聽你自來剪得斷老和尚舌頭不虛一來設有一人放過老和尚又不失卻本命符子我說此人有一事奈他不何顧左右曰是什麼事僧問剪斷天下人舌頭底爲什被夾山擒下師曰達磨大師所傳心印掃地盡也曰會得無舌人解語底還扶得起麼師曰真個要扶起那僧一喝師曰以後切忌作如是話僧問若人識得春萬劫元一春立夏五日也春在什麼處師曰多見時流錯會曰僧堂裡底寮舍裡底師曰對僧堂裡底說對

寮舍裡底說僧作禮曰孟夏漸熱伏惟和尚起居珍重師曰客話僧問靈光獨耀迴脫根塵所薦先亡當居何品師曰這露柱成年不醒曰偏正不拘時如何師曰下階兩三步看僧不審師曰慎言這廝笑你便下座

晚叅可憐生僧問膏肓頓起時如何師曰更加鍼砭曰何時而已師曰臍後看僧問作何行業報得四恩三有師曰我坐你立曰與麼則目視不勞也師曰猶掛三寸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什麼師曰立在衆人前曰如何是超毘盧越釋迦之句師曰萬

千無一中曰便怎麼太時如何師曰依舊可憐生

晚叅僧問如何是堪與祖佛爲師底人師曰口掛壁上曰如何是堪與祖佛爲師底句師曰不消收下僧一喝師曰其爲人也而好犯上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不啣喙曰今日落便宜師曰好

楊靜山太史斷七上堂爲檀越修福也僧出曰某甲初心師曰對衆說僧拈香曰曩謨三漫陀沒多喃師曰此國土他國土曰還到西天麼師曰又太那裡作麼僧作禮曰特謝重重相爲師曰呌呌乃曰發揮古宿機語聊表二十年道舊昔楊侍郎與唐明嵩和尚

問答問南宗之旨北土大興承誰恩力嵩曰不入蓮池浴懶向雪山游楊曰清涼山裏萬菩薩師曰一句當天八萬生死門永絕楊公扼其要領嵩老眼光爍破四天下也照不著若能如是體得方與向上人同也不朕喝一喝曰又要從頭起

新安江天胤居士同令子之白請上堂僧出師喝住僧退師曰從來姿韻愛風流良久乃曰上上人一撥便轉不自謾昧向諸人作一場佛事麥秋時至日永風暄樓閣清高雲山縹緲道遠乎哉聖遠乎哉前佛性命後佛紀綱何曾在別處一念相應刹那萬劫拈

拄杖卓曰若能委悉對衆商量如或不朕老僧與孔夫子下個註脚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

懺罪祈嗣請上堂舉三祖璨大師叅二祖可大師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請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沝僧住師曰固樂爲說璨公不將祖宗言教貼額上足稱香至王子當家種草可師指南一路大似人家兒子觸目皆乃父資本肯取他家用度所以綿遠至今四十餘代雲日麗天光耀祖烈雖狀靈岳更有進焉夫自性非外來幾返而脈長我正沝眼藏其在利根善

自保任

萬壽萃孫請上堂僧問玄素不殊宮商同度云何舍於外泐知見內泐師曰上座能奇能異曰非耳目所可到耶師曰老僧省徑省心曰願有進焉師曰未必不併見於此時僧顧左右曰當如是淨治身口意業師以拄杖卓地一下僧問茶芽麤筍角狼芒厨庫山門添得幾多風彩師曰向你道什麼卽得曰若狀者水牯牛飽足觀光也師曰而今卽得曰某甲今日也是齒不關風師曰豈更甚於老僧僧問山門前破草鞋尋常鼻孔撩天只是無人顧著因甚趙州一見

便乃頂戴奉行師曰大大長篇更希惠教僧一喝師曰伎倆如此僧問古者云一飽忘百飢因甚又嫌渠無力師曰總提不起曰吐得黃金時流所重如何又道終是不貴師曰曾見幾人來曰坐斷頭尾一句又作麼生道師曰後五日乃曰祖令當行爭似今日決定決定笑破人口在賓全正令立主要須圓波隨月汎影逐日移入州不看官路光陰非旨趣朝襟人烟暮慙雲鳥一條濟水射透新羅正當與麼時犬吠虛聲切癡心望遠帆靈岳老拙諸色不會惟我一衆自狀弗恠

晚叅僧問德山如何是宗門奇特事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師曰與老子茶喫睦州和尚一曰喚僧僧回首州曰擔板漢師曰與老子麪喫僧問忠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曰與我過淨餅來師曰與老子飯喫僧問先三峯和尚如何是學人自己和尚曰不可坐取安佚師曰與老子方便何故寧近代尊宿牙齒盡不關風有問自己必狀道喫茶底喫麪底喫飯底咄喫飯底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是什麼奇特事盡其神力要喚轉這擔板漢直饒過得淨餅來未必契他本身盧舍那流言止於智者德

山堂頭近日遷化陳觀察有紀異一篇禪和子聞說盡作奇特事每日口吧吧地不可坐取安佚學道人一切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管他火燄裡身光徧界牙齒壞不壞種種神異卓拄杖下座

晚叅舉佛眼和尚曰如今直下信得道是也已名不啣溜者況更不能直下信得又堪作什麼也師曰靈岳擬與你商量惟恐龍門見笑靈岳不與你商量猶恐龍門見恠拍禪牀曰情旨不錄

端午龍牙誕長老歸觀請上堂僧問蒲劒拂清風畫斷諸方話墮師曰大好時節曰泊成錯過師曰適於

衆口底可別拈出曰實不相謾師曰依舊入枇杷樹裏去也乃曰浴蘭湯兮沐芳華以登上藥以蠲諸毒是上古之遺型非今時之急策四溟東海流般若波羅蜜我輩林下人取之不竭用之無窮五風十雨松窓木榻聖心凡意一爐香季運二千年遠旨我家風景出尋常

上堂拈拄杖曰祇此一端深遠莫倫悠長無際祖師門下確乎其操邈乎其度說什棲真蕩穢離俗遺務日用活計千聖相傳自立自成特尊特貴去此外修似較辛苦莫聽他人說龍門老叟曰黃金爲骨玉爲

稜莫聽他家此日尋多少從來悟心匠盡將底事繼威音末上又曰夷師隨聲曰夷不假尖新自狀奇特毘陵楊狀元百日令嗣太史伯仲請對靈陸座聽無事是貴人誰人無事卽今靜山太史有什麼事目前孤明歷歷似地擎山不知山之高峻處處不滯通貫十方如石含玉那知玉之無瑕所以三界自在入一切境差別不能回換山僧今日逢佛說佛設有疑者此清淨光亦能透過十方良久曰便與麼信得一時著便若論玄微老僧不會

到毘陵太初院主席汾姪覺堂允率衆請上堂僧出

師曰住曰風以時也雨以時也莫言禾黍不陽艷麼
師曰我今爲汝保任斯事曰於古可於今或不可師
曰莫疑人曰信斯言也何患古風之不振師曰更與
一隔曰一場快師曰住又僧出師曰住曰日上月下
山深水寒還假時人功幹麼師曰是你到這裡還住
得麼曰真個那師曰住之一字也不易言曰實是某
甲疑處師曰住乃曰但有來者向道住也將謂是者
我不是你將謂不是我卻是你祇如今是不是處薦
取一一轉向佛未生時亦不是你住處此外別求展
轉失照夫我沙門每日區區端爲何事若不將爲事

不干老僧事

毘陵天寧聲白律主同陸護汾喬梓請就本寺上堂
僧問今日特地降尊爲是不住相以垂慈爲是橫身
而育物師良久僧曰忙忙者匝地普天師曰莫是要
一念萬年麼曰未到這裡不妨疑著師曰莫是要純
清絕點麼曰與麼則易不與麼則難師曰不信僧問
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指香臺曰祇這個何似陸巨大
夫家中一片石師曰適纔答這僧話還有過麼曰人
天衆前不欲造次師曰此是對家裡人說家裏話僧
喝師曰誰是家裡人曰咩咩元來共我作道理師曰

天寧主人笑你乃拈拄杖曰吐得黃金諸方間有依倚一物靈品絕無饒渠不作個解會亦未許渠在何故聾顯照底人卽易得顯已底人卽難得不見道悟無念泐者諸泐盡透悟無念泐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泐者到諸佛地位孝標居士以無念之泐三十年中游戲神通淨佛國土今七十大誕令子令孫請山僧一語以永慧命隨卓拄杖喝一喝曰一喝一卓清風生角眼若放過耳裡不落堪愛堪愛真實意中真實意行深般若觀自在

梁溪秦護泐莊嚴太夫人請就北禪寺上堂僧問五

月賣松風錫山縣裡甚麼人酬價師曰從來此事少人知曰時值不諧空相馳突師曰汝知之否曰教某甲口掛壁上不得師曰知卽辜負老僧不知埋沒自己曰天氣炎熱伏惟珍重師便打曰可憐門大開而人不肯入曰世出世間所有言句還該攝得麼師以手畫一畫曰但隨老僧手看曰恁麼則過太現在皆承恩力師曰寥寥千古幾通津僧問文殊三處度夏迦葉正令全提未審有當世尊大意否師曰待問世尊卻來相報曰老大宗師慣自剪人語路師曰世尊不答曰莫謂此會無有尊者師曰無以小智妄測大

方乃曰謹護蟬人九旬禁足乃祖宗教旨老僧不守本分中夏猶在這裡如斯之作尚可量哉朕從上諸聖悉所稱歎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卽今現前人非常人云何是非常之事喝一喝曰可知所以有生滅解舉方能忘取與光明寂照徧河沙慎勿於中論爾汝卓拄杖下座

梁溪保安主席泐子太息溟率諸檀護請上堂僧纔出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曰一等是聲無限意有堪聽有不堪聽僧掩耳而出復上前問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烏那青青黯黯處莫是九龍峰

麼師曰有一手土不肯撒你面上曰是卽是可惜許師曰恐驚一衆曰不是大方事難殷鑒師曰別具隻眼尚不嫌遲隨聲便喝曰他時後日謾人云在師又喝僧問一切處是個句七出入沒溫恭儒雅聾師曰連日客事匆冗無暇精製好語曰趙璧本無瑕師曰一轉兩轉則可曰但自莫相誑師曰三轉四轉不可知也僧喝曰有什麼過師連喝兩喝乃舉僧問授子和尚如何是沙門立足處子曰若有立足處不名沙門師咄曰這賣油漢一向道油油油慣了口門全沒關鍵夫沙門者不合一切不共一切教化一切若自

無立足處一切人向什處成立辦事每日向道不凡
不聖時立凡立聖諸見不生通身紅爛無我不作
大始名出塵師子斷得世間來往定生兜率內院若
不斷世間來往爭免人家做兒子何故一切處不作
模樣所以一切處是他住處設有問老和尚纔離了
蘇州靈岳到常州或太初或天寧離了常州到梁溪
昨日北禪今朝保安畢竟那裡是立足處聽吾偈言
老兒無定恣到處插隻脚聞鼓聲上堂肚裡直急急
便下座

香庵禪者領檀越請上堂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
曰打二十棒了再來曰和尚莫使人尋流師曰無風
往往生波曰亦不是源師劈頭打下曰恠老僧不得
僧問生死沉淪如何得出師曰什麼劫中起頭曰肯
自沉溺師曰什麼劫中出頭曰不昧真機敢請直指
師曰依舊淪溺乃舉指話會頌曰洞山語孤孤言淡
人難措舉目會宗風辜負西來祖師曰此句中玄好
看看若還更說無端無端

悼許子上堂顧左右良久衆罔測師長歎復顧左右
曰庶庵許子以中丞庭訓師老僧庚辰庶庵方十五
補博士弟子員中丞遂捐館舍明年老僧一杖撥天

台雲錢塘濤惡不隔庶庵音問知負笈從二無慰余
遠望乙酉老僧四月出天台兵阻夫椒舊隱庶庵竟
剪髮朝夕侍隨循循衲子丁亥長歌痛哭送余歸天
台未幾太夫人命改初服從此放浪烟雲詩酒直踏
倒華山五千仞不覺全身放下吹到老僧耳裡哭一
場笑一場幾番哭笑今年五月過毘陵不見庶庵乃
見鄭子素居率其四子拜于塗當時伸出巨靈擘太
華之掌特與扶起通身粉碎華山頭笑語空驚天上
秋扶起英靈平白地廿年離合一機酬復顧左右久
之下座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八

嗣汾門人濟璣等編

靈岳廿一錄卷下

玉峰徐太夫人五十初度令嗣原一彥和公肅三居
士請上堂僧問飯炊香積壽聳須彌知恩報恩當於
理否師曰善其語者別喚一位來曰不是某甲幾乎
幾乎師曰古人到這裡因甚不肯住曰三十年後師
曰三十五十未肯住在乃就座喝一喝良久曰幸有
如此廣大門風挿得脚入乃至彈指合掌皆是正因
萬德萬行纖悉同流所謂無滲智不思議智無有始

終安有限量神用自通任運乃爾故此一門稱無量
義又喝一喝曰妙旨敷陳豈關情見心心相接佛佛
稱善復喝一喝曰請驗

李孝敏先生二十周忌上堂宗師血脈眼底有澁釘
者十二時中籠言細語揮拳掉臂往往不相貫通日
上月下未免傷心靈岳揭開腦蓋告之曰坐食都不
問你開眼合眼順古人違古人一等是人家兒子西
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和尚慣將木楔子換
你眼目道一切地水是你先身一切火風是你本體
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打寬帳過日子豁達空撥因果

莽莽蕩蕩招殃禍驢年夢見你本生父母座下有個
伶俐禪客出前請曰畢竟那個是老和尚本生父母
聾他既認真我敢虛誑乃說偈曰二十年前一雪舟
肝腸嘔盡鮑庄頭鳴戈隔斷還鄉路返覆搥牀苦未

休

孝敏先生捐館日觸口傷懷搥牀而逝
時和尚舟阻武康鮑庄嘔吐一日夜

新安江居士經伯之白伯仲奉太翁命請爲太安人
對靈陸座上大人不能言拄杖子謹代與語仁者還
知麼各各具天真自得之妙不着尋討不着整理
不着修證此是千聖骨髓髓一名無位真人一名函
蓋乾坤把住則截斷衆流放行則隨波逐浪常時面

門出入行脚人喚作袈裟下事此事不了生死不了
三細六麤動則有苦除是直下回頭就尾敢保安樂
無虞不見江太母朱氏之一靈不住過太不住未來
不住現在正是時流難措入處昨晚令嗣之白問老
僧和尚當時留心幾年得個消息老僧對曰直至而
今尚不得個消息士沉吟老僧曰居士方便與我個
消息士曰是由外生也老僧曰娘舅在什麼處士又
沉吟老僧曰依舊遺言許外甥今時叢林兄弟似總
不提到這裡復拈起拄杖曰仁者還知麼外甥放過
目前娘舅難謾自己更擬打瓦鑽龜佛汭直錯到底

謹白我上大人拄杖頗頗知禮卓一卓下座

雪庵聽大師二十周忌西堂狀伊請上堂良久曰是
你諸人盡曾三二十年叅方行脚豈是一等無知
無識者還親曾撞著作家來麼我所說作家不是地
連金屋家蓄銅山花蓋拂日玉帛盈庭亦非耳目無
根色聲絕影一室虛明三空圓啟又何在重臣皈禮
宿將授誠果爾遇諸緣洗狀若虛容萬象曠狀若谷
活潑潑勿根株擁不聚撥不散方可眼目人天領就
龍象山僧崇禎初年落在萬峰槽廠見得板頭上有
一人言言火聚着着水稜頓狀心折乃竟不聞警欬

二十寒暑矣今朝是個老子全身顯現底時節隨召
曰大衆齊到影堂大申三拜看我羯磨阿闍黎畢竟
道個什麼侍者手中接坐具下座

大師狀西
堂受業師

顧母楊太君大殮令嗣請對靈陸座撲破菱花光影
絕掃除蝶夢色聲亡不須露柱重饒舌看取燈籠自
放光閨閣中物徹底掀翻宛有丈夫氣槩佛沘邊事
盡情颺下益見道者擔當莫測神機倒挿牙梳鴉鬢
後無師妙智別穿玉綫虎鬚旁在世何殊度世生方
不定西方識陰空而涅槃天曉心源湛而般若蓮香
固是太君之本有何藉老僧爲舉揚蹉狀若非指踪
畫跡未免對境迷方擲拂子喝一喝曰今朝函蓋相
應多是兒孫得力

愚庵和尚訃到上堂匪雷匪霆聲名常在人耳非廓
越先宗者不能也故洞宗三十三世雲門愚庵和尚
生平指示心法濶大杳奧如嶽立雲興如電出星沒
其作略有時類我家慈明有時類泉大道有時類政
黃牛顛倒天下名宿如擲瓦礫氣節所在身命以之
獨到擔雪分上刻苦相喻如手與目如聲與響如木
與石如水與冰相對也忘寒暑相別也等朝飢一字
相及紙不爛不忝懷袖嗚呼三兄不顧盟約先我而

公一向多情此回太煞縱不念擔雪能不念洞宗鳴呼三兄迢迢獨自往古路少知音擲拂潛狀下座

無我大德虎林歸因事上堂袈裟浮淥水竹杖點寒雲不入洪波美潮爭見關山重疊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也無甚神通妙用尋個別擔子挑汰爾不爾俱爲唇齒千說萬說不如一決諸人聽山僧一頌縱橫南北是尋常捱到頭來自抵當露柱燈籠何必笑祖翁原有古良方靠拄杖下座

晚叅僧問一則三三則七七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各和尚如何是禪師曰晴不感日雨不恠天曰

千難萬難師曰百千年滯貨擔得到人前曰通身是命師曰石爛松枯尚忍言乃曰如今奉勸兄弟禪不用纏道不用蹈語短言長遭人恠笑乃呵呵大笑曰吉凶不辨多尤甄別須明個竅

師到江上香草園主人嗣汾元雪章請上堂僧問塵劫來事祇在於今領攬得下還肯南斗七北斗八麼師曰汝助我機僧點首曰與麼與麼師曰我發汝用曰不與麼不與麼師隨聲便喝曰爭敢穿穿鑿鑿師曰利害在什麼處僧問滴水滴凍佛心祖髓直得七花八裂老和尚切忌干戈相待師曰巧來妙太老僧

不與曰不展鋒銳時如何師曰實情道得許汝問話
曰不圖錦上鋪花且自應個時節師曰貴數多底衲
僧請過一邊乃曰智不到處行得三轉此人不由他
方世界而來實實打從靈山會裡來從佛口生從法
化生故得佛法分豈同佛滅二千歲於楮墨文字上
窺得旋陀羅尼半面便自驕矜炫喜所以到處靈音
落落殊應章章不徇凡情不沿聖路設有問如何是
第一轉曰玉階春色滿徧地彩雲香如何是第二轉
曰淨練澄江地餘霞散綺天如何是第三轉曰行爲
佛行坐是道場若於三轉外更請一轉喝一喝曰而

今停話靈山月換轉竿頭待錦鱗

邵仲木卒哭小叅僧問不問廬陵米價高師曰且向
途中息草庵僧問智眼開明風急似箭時如何師曰
好曰體明無盡雨擊寒窓時如何師曰惡曰好惡任
從分付去回途石馬未降心師曰恠得乃曰學般若
菩薩鵬眼龍睛亦遭樗駁緒餘珠霧肯流落人間心
地既明現儀皆汰觀者震掉莫測其涯縱橫放肆不
在今日香殘火冷益見精神旁不甘底爲仲木別展
看良久曰高堂子舍壹天真

晚叅舉僧問三峰老和尚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

篋則背峰曰初五十四二十三縱有好風莫過江師
曰不屈宗乘遭逢有據

上堂老僧在此中一坐三十年皮也摸不著恰好你
來大言道得他髓神光未遇達磨難道腰也不曾屈
上智哉舉身相爲順世間情乘境出來不避喪身失
命庶幾不相辜負

虞山宗伯生忌門人請對靈陞座驀拈拂子曰卽此
物非他物天上下獨尊徧大千共仰是竺土大仙之
心大宗伯牧齋錢公之一靈對三賢十聖說汾身以
爲極果其實不無緣起不有緣滅道是近十方世界

求不可得道是遠祗在目前心旣如是汾亦如是一
漚生波瀾始六入十二因緣十八界乃至八萬四千
汾門有什麼限際喝一喝曰子期公不返浩浩良可
悲不知天地間知音復是誰

上堂今日盡是衲僧一僧從西過東從東過西了中
間立地曰不信道師曰易開終始口曰難保歲寒心
師曰太公楊朱路不差曰又得重理草鞋師曰風俗
至今流傳不斷又僧出曰適來上座辜負婆心師曰
賴得僧嘔吐數聲曰肚脹師打曰我不頭痛醫頭第
三位出曰入得靈岳事事奇人人盡入不思議師曰

豈人力使之曰某也幸乃曰三個圖圖鐵餒餒一衆從教滋味無便下座

早叅踏著正脈者難一僧進前三步曰也不見得師曰陸地美塵行曰我不敢毀善知識師曰你道老僧還是娘生底麼曰饒他乾坤倒覆更不敢開口也師喚第二位曰草鞋不入市你且屋裡坐

上堂驀豎拄杖曰祖師心窄拈向太虛空裡一印印定具大志操者直下模範祖佛號召人天橫機撥倒精靈全心荷擔颺颺僧出師曰昨夜東風又發狂滿地不知何處去

上堂一等是行脚人一僧出曰隨方就圓諸方罕聞師曰萬水千山明似鏡曰堂中聖僧至今不惺惺師曰猶是舊時習氣曰三日後看師曰不免口過第二位出曰翻身師子威雄大爭敢當頭露爪牙師曰敗種且不發芽曰卻是真個師曰苦益菜下飯又僧出曰爭恠得伊師曰諦當之言時人知有曰賺殺他家子師曰亂度量乃曰古人道因汝顛倒知見方有往來誠實苦哉你道老僧還用侍者麼卓拄杖曰祇宜說一句

明日上堂祇宜說一句僧問某甲也好一員禪客師

曰將軍自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閒曰御樓看射獵不是刈茅田師曰老僧賣身公也曰莫不大幸師曰悠悠之徒貪生過日曰豈盡學人之咎乃曰祇因忘前難恠失後便下座

晚叅未說之汾林中之葉僧出曰山雲拂薜衣師曰圖度絕矣便起

上堂如何得無道理太僧出滑倒一衆失笑僧爬起曰世間有多少宗師師曰老僧至誠相勸曰對某甲對一衆師曰無過此時好便下座

上堂千里萬里公一僧便出汾堂師曰公父母未生

時明取本來面目僧問三峯老和尚不許人提著本來面目和尚尋常不許人提著本來面目因什今日又要這上座明取本來面目師曰哀哉汾門不幸便下座

上堂僧問和尚無病緣侵體某甲無住持干懷終日眉毛攢簇何也師曰莫走作曰格外之說時師那知師曰恁麼也只是識路中人曰敢自欺師乃曰正宗澹泊異道縱橫鬚髮已蒼狀眉毛那惜得

上堂智隔千重鎖如何擘得開僧問諸方爲什麼各說異端師曰不知是何說話曰面前一味背後千般

師曰三白大眾曰天性不擢炫師曰不虛這一轉僧問古寺幽閒何門可入師曰宵說這邊那邊曰則克已求真也師曰聽人言語曰能辨邪正尚乖道體師曰山門前兩個笑上座曰與麼則學人得入也師曰到老不惺惺一僧出曰請和尚歸方丈師曰幸有闍黎便下座

晚叅道非色相僧問是和尚誠言師曰眼聾僧指堦下草花曰一株能黃一株能紫師曰幸得驗破便下座

上堂你且出來禮拜起了商量良久曰你若執意不出老僧別有個商量把你娘生以來胸中所積底推向一邊老僧有個驗處推得盡情底眉栽眼上推不忒底鼻挂口邊眉眼口鼻還了你位次畢竟如何辨優劣良久呵呵大笑曰說向了半日尚不分別生上堂雲中屋角摩星斗得大總持者到處成就佛事成就道場一種語二種語若向空谷流聲討他千般萬樣悠悠萬古何怪知希

天童老和尚百歲誕辰上堂舉則公案震旦國中有大湊王從世廟嘉靖丙寅降生笑到今朝準準三萬六千日了也謂之生壬午七夕已般涅槃謂之死現

前一衆各各來慶百歲則這老子生死他不得是非
他不得名狀他不得裝點他不得染汚他不得祗許
親子親孫酌花獻水潑茗燒香供養他讚誦他願這
老子脚下兒孫一個個正因出家正因叅學真實悟
道真實爲人心地光明出處端確不致爲名聞利養
之所移換失自本心昧自本性虛僞施設忍壞門風
驀拈拄杖曰老和尚來也連點首曰繼起繼起此段
話句句搔著我癢處遂起身曰師翁萬福子孫萬福
便下座

晚叅若究理而坐三十年二十年直得板齒生毛不

受整理者掇轉過量境界米麵柴炭之屬無論現成
不現成哮吼一聲知你是師子兒大開府藏差珍異
寶憑伊所好臨時取用喝一喝曰莫謂入荒田不揀
堆山太守週期上堂僧問爲什麼如此師曰事不孤
起曰和尚今日有事也師曰若非證入莫曉宗猷僧
諾諾師曰難保歲寒心僧問如何是至近之言師曰
開封府統轄三十六州縣曰老子一生口濶師曰未
到靈岳盡道窄乃曰廓清五蘊底人明知生死太處
了又不能忘情於生之天死之日一切不忍之情又
不能生他死他凡情晦昧俱道他居究竟地住本覺

場隨呵呵大笑曰共至靈前沉思觀聽浩狀落狀何方出沒良久撫案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心到手到布之文字非太守之能事乎

上堂以世諦觀之老僧出諸人一頭以祖道觀之諸人出老僧一頭諸人高過老僧無人孟浪過你老僧高過諸人往往自打退鼓良久曰世諦不辭山路遠祖道何曾一步移

上堂明頭合暗頭合唱道之機事難忖但學般若菩薩不相埋沒豈無方便之辭其或不朕老漢自難袖手拈拄杖曰共你葛藤朕終不敢撒矢著你頭上卓

一卓曰盡大地一時明得恐無轉變又費手脚速退

晚叅有志不假年高無智徒勞百歲幸朕老僧猶在今時諸方尊宿走天下禪流秋風樣急談真則逆俗順俗卽違真祇爲慣用智着若是無智靈岳何消愁負不悅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肇洽師大似分疏不下拈起拂子曰這個安他天上不得放他地下不得那裡是他生根處他無我亦無人云何體物天地萬物總被靈岳拂子折倒汝等頭頂個什麼脚踏

個甚麼汝等眼見耳聞是個什麼乃召衆曰汝若點首我卽辜你你若搖頭我卽不負你快下太

上堂老僧記得在先和尚會裡聞一老僧曰登天不假梯徧地無行路當時不知出在那經本上不曾對他而今思量何不道個可憐沙塞雁鳴咽與春期

上堂山僧分上無有不是者僧出曰莫便是事上覩得自後無有不得者師曰你在寮舍裡洗脚祖師還嫌你臭氣麼曰輕輕問著便惱害人師曰含齒戴髮巍巍堂堂曰更要第二杓師曰節記門庭僧問作麼生得無恡爲對師曰我向癡頑汝能伶俐曰歡喜情

懷古今病痛師曰說理者多曰拂意之談動天地師曰年來年太冷颼颼僧問轟轟出白雲時如何師曰顏容皎如玉曰盡將底事繼威音師曰使我眉頭蹙晚叅拈拄杖曰驗盡當行家僧出作禮三拜依位而立師曰若無錦繡文何堪論嘉藻次僧出噓兩噓師曰不負平生眼目僧擬議師曰祇見一人上座出太僧問適來兩上座都不合和尚意師曰不知後來有什麼人合著僧一喝歸衆師曰芥子納須彌良久顧左右曰無病之藥老僧不用便下座

上堂三世諸佛擬何宣僧作舞而出師曰有年無德

僧問曲爲今時時如何師曰渡河須用筏曰祇恐古宿不厭師曰到岸不須舟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頭萬頭僧問此事如何辨師曰我說你聽僧側耳師曰佛在日一切衆生皈依佛曰佛滅後聲師曰你說我聽僧擬議師曰一切衆生皈依什麼處僧又擬議師曰若不改往修來大有着你處在良久乃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風鈴有韻真堪聽聽得絲來曲不成便下座

上堂信邪倒見死入地獄僧出曰相救相救師曰困曰停機罷想智者不爲師曰惺惺曰白日美傀儡師

曰槁骨連山僧問放一線道師曰穩便卽收取曰則有損有益也師曰更自有函有號曰爲什麼人設師曰莫漫撥無僧問近來師僧只愛說禪說道師曰這個是什麼人語曰和尚慈悲放某過師曰如何是第一句曰從不說第二句師不係隨顧左右曰打鼓打鐘上來畢竟不是教你負屈底事良久又曰末法時代禪社交馳各須仔細

元旦嗣法九峰紀岳頭徹請上堂丙午首日法王令新若以詞陳埋沒宗旨有扣弗應遺斯機候赫定厥初萬口相慶步古驟今遠杜岐邪氣全力果揚變聲

律愚及智就可動而起傳世垂後出於正始爾紀與徹登登持久喝一喝曰南岳而下實式臨之

第二日上堂諸方慣把佛法當人情老僧不取靈岳一向道卽人情是佛法諸方不信把佛法當人情古人謂轉山河國土歸自己則易卽人情是佛法古人尊宿那個是轉山河國土歸自己底那個是轉自己歸山河國土底千七百家不具論五宗諸老把來細細審詳看這裡定當得方好定當今日公案山前包孝廉朗威二十年高風遠懷人人共知從己丑學靈

岳之道十七年中根純蓄厚又非人人所得而知居士上年誕辰山家疎曠竟不曾聊表一分人情翻設飯飽我一眾都道沝輪未轉食輪先轉食輪沝輪有以異乎分疏兩路人情生矣情生智隔如何說得卽人情是佛法老僧今日考鐘伐鼓團集大眾見見聞聞盡知是說佛法佛沝不是鄭州梨青州棗如何把來當得人情五祖老師曰會卽大富貴不會空對面昨日元正啟祚今朝萬象維新居則應時納祐動便慶無不宜驀豎拂曰誠言不謬是老僧掀髯一笑在居士

真藏主請小叅昨提轉山河國土歸自已則易轉自
已歸山河國土則難尚不曾明言難易之故古今唱
導知識互相不肯豈盡是生滅人我之心祇緣悟有
淺深見有同異明自本心見自本性當人未嘗不以
爲極則不知單明自已不悟目前有足無眼雖飽無
力棒棒見血言言截舌世人未嘗不以為徑捷會得
目前不明自已有限無足堪作什麼蓋此二種人雖
各悟一玄理無礙者不能事無礙事無礙者未得理
無礙進此則頭尾宛狀理事無礙狀動便傷鋒犯手
爲人不得即使照用兩忘事事無礙至於舉揚則各

有重輕如楊岐黃龍同出石霜之門盡得石霜之道
後來施設則又迥乎不同易之所以易明自已易透
目前尤易所說所行人皆易見難之所以難忘人難
忘添更難所說所行人難得見諸方取其易者而爲
之故到處欣欣三峰老人獨爲其難而人不知肯所
謂難易之故若盡古人而言之則老僧又獲罪於古
人自亦不忍今略以譬喻申之孔子三十而立四十
而不惑不過明得自已五十而知天命方始明得目
前轉目前歸自已還在耳順之年到從心所欲不踰
矩庶幾轉自已歸山河國土矣臨濟謂第一句薦得

堪與祖佛爲師如何是佛地位如何是祖地位祖佛有何不到尚須師承堪與祖佛爲師底人當具何手眼聽吾一偈轉他自己作山河業識茫茫好大哥只轉山河歸自己從來煖室睡偏多直出他家尊貴路閒心枉費日蹉跎擲拂子卓拄杖下座

上堂當人分上各須分曉僧問目前有路如何下足師曰乾坤不跨曰不如休去師曰莫不辨清濁曰不得已作死馬醫師曰還反仄麼僧無語師曰因什麼到與麼地隨顧大眾句裏相鬪實不敢欺下座

小叅僧問祇知今日明日不覺前秋後秋師曰短袴

長衫白苧巾曰洛陽路上相逢著盡是雕欄畫裏人師曰是昭覺是佛印曰要打便打師曰我不及古人僧問步趨端的準何人師曰待得回頭月已西曰莫執一時見便忘千古音師曰萬福大王乃曰飽叅衲子莫笑靈岳一味扶古人古人骨已朽清風月下守株人涼鬼漸遙春草綠昨日是十七今朝是十八而今幸對山青水綠

梁溪龍護庵慈月妙歸二禪者請上堂佛沲因緣浩狀充塞祇在臨時揮霍色色現成若待轉位授機方稱快辨古佛過太久了活物不定傍來不紹欲得以

手撫之須是不自謾昧拾來物安放口中消不下吐
出難堪迴避不及處恰好展手猶自玄路鳥道上論
量濶狹阿爺終不得出頭可憐生過量漢肯自把蛇
頭求歇驀地擗眼打來何須照他是觀音彌勒是牛
馬畜生直下劈生柴頭相似一例劈將太何曾劈在
自手上良久復自點胸曰看這老子面上還有慙色
麼便下座

賓余儉公六十初度請上堂萬古長空不是插脚所
在一朝風月撞得著大快平生觀自在菩薩行深般
若時不圖顯觀照之功亦非徵實相之力當明中有
暗勿以明相觀當暗中有明勿以暗相遇道遠乎哉
體之則神聖遠乎哉用之則靈所以入我門來事事
奇聞聲見色不思議山青水綠元無事仁智從他各
樂之

書狀于節請上堂老僧記得佛未生時有一人知識
對我道心常顛倒不是佛智多矯詐不是佛直待真
佛出世時清道泰梗太孳平了方纔心不顛倒智不
矯詐三十年做長老不曾向人說著而今說著設有
理路清爽底禪客出來道老和尚莫信他佛未出世
時清道泰出世後形與名立所以近代知識多教人

撰述
把住佛未生時過日子咄癡人真佛討什麼出入
天寧巨渤和尚訃到上堂趺翻教海定禪波正脈雄
開接濟河二十年來旗鼓濶瀾天聲化歎弘多恣姪
巨渤禪師靈隱克家長子天山紹志真孫警欬五宗
共響宛轉七事圓融與物作則似火屬天應根發機
如水赴壑列祖於焉生色諸方爲之氣索不忝妙喜
歸宗共指青松白石方期立挽古道將見籍沒澆風
遽爾歸真豈勝痛悼寧後起之福涼抑先宗之祐薄
斯人云墜衰老悲傷卓拄杖曰痛哉廣陵千古調難
忘

丙午二月浮湘出山住丹丘瑞岳若巖白請上堂舉
趙州和尚游天台路次相逢寒山子山指牛跡問州
曰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
游山州曰既是羅漢爲什麼卻作牛太山曰蒼天蒼
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什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
厮兒宛有大人之作師曰寒山安排五百羅漢於牛
跡終不以趙州這厮而外之觀其一往更唱迭和盡
足以副本懷而拓宗趣大凡爲人其有旨哉復說頌
曰打伴山間與水間放他胡亂此生閒游人何事追
根脚又把時流見一班

到五牧薛太翁漪石率諸令嗣請爲太君對靈陞座拈起拂子曰靈岳上人今日將作一頭供供養薛太夫人高氏之一靈曰古亦如是今亦如是生亦如是死亦如是如是之泐不與泐縛不求泐脫不關久習不限初機硬剝剝爲祖佛之師活卓卓開人天之眼何待三要印開主賓分別擬窄點之諍訛辨淨光之變奪以致漂流諸聖壅塞玄關喝一喝曰佛子速成佛老僧坐地看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九

嗣泐門人濟璣等編

南岳正續錄卷上

泐子謙卑牧請上堂觀史天上各各以天福力五百聖堂裏雖則雲蒸霞蔚虎驟龍驤禮樂文章珠輝玉潤畢竟上無私蓋下無私載因甚指天指地五言七字底祇安在第三位高唱摩訶衍迴絕於百非底安得在第二位不舍道泐而現行凡夫事者有何功幹定該他是第一位隨左右顧曰近日學者都不究所從喝一喝曰他從我口生他從我泐生他得我佛泐

分不信且聽古佛懸記薦拈拄杖曰報爾鏗鏘一句
長天山老子泐中王兒孫個個薄尊貴卓一卓曰談
續燈聯讓大方便下座

小叅爾輩來到這裡叅老僧底禪卽如老僧親生下
來底兒子無別古所稱禪子是也今特至誠相問爾
輩腰包行脚以來風風雨雨頂穿幾榲笠踏碎幾芒
屨忍飢耽渴觸熱衝寒情知爾輩端不在真如解脫
菩提涅槃三賢十聖五果四向亦不在鮮衣美食涼
簞厚茵精緻玩物契好朋黨何以故佛心菩薩心尚
不許爾起何況起於世間之心狀而說泐不時盡成

非泐近來叢林所在不患無久修不患無積學不患
無施設不患無文彩蓋重於此則輕於彼畢竟禪子
所重者在什麼處老僧見今之師資盡皆輕其所當
重重其所當輕究竟所當重者在心術所當重者在
人品苟心術不端人品不卓雖禪道揚於面學問充
乎腹如將寶物盛之穢器見者將掩鼻惡心誰肯敬
重敢道禪子今日實實所重者在心虛在廣量在恕
已在容物所忌者在不張大德而證小非不矜安富
輕視寒微不炫勤謀凌滅閒懶不挾浮談欺誣真人
不恃前行侮慢後哲不耽學問撥置證修文字之學

不足以洞當人之性源甘露滅嘗遭昭穆之訓不可不慎又不得誤聽少室浮談孤負已靈若道內不放則是教人胸負大寶澤不及於來學若道外不放入則寧甘虛腹不飲醍醐何況心如墻壁我相牢封毫無竅穴道從何入小叅者家訓也我若不擇先後重輕徒負虛聲教汝不務實學如患危症之人不急治其標一旦死亡徒曰固本一例罪歸參苓則醫非良醫師豈真師呵呵曰汝等切實說來禪子所重者在什麼處撲案曰道道

上堂衆中有一人出前噓得兩噓是個漢子若祇背地裡話短長有一聯奉贈乃敲香几曰殷勤送別瀟湘岸歸到家鄉喪卻心

上堂不得平地喫交僧曰稽首讚嘆道難及師曰迢迢十萬程僧拂袖便出第二僧出曰從此屏絕閒緣隨隨昔昔倘有合於尊意師曰刻木作鷄曰特地下脚又遭錯師曰何爲哉徒狀至此僧亦拂袖出師曰若之技止此爾良久熟視左右曰諸方所說非不美麗也下座

早叅舉古德曰君但隨緣得似風飛沙走石不乖空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師左右顧曰竊

自謂有可以助萬一敢塵聽覽

上堂舉羅山和尚曾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曰直須寒灰枯木太一念萬年太函蓋相應太全清絕點太羅山不契卻往岳頭處如前問岳頭曰是誰起滅羅山於此有省師曰羅山困急不得不從乃若岳頭臣愚不敢不服用其言至於石霜區區未嘗不心愛其言朕不敢爲之諱其迂愚之責斯三人者皆未見其不可不敢曰可昔人可今人胡爲而不可之昔人不可今人亦胡能而可之願且委之太虛空聽其燭著磕著

上堂舉演和尚上堂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終而復始有猷有愛畢竟如何但管熟念師曰民之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

晚叅老僧當年在老和尚會裡嘗有兩轉三轉語可敵他古時尊宿而今總記不得今早五更半睡半醒矇矓矓憶得老和尚有兩句合乎古未必合乎今看他冬日示衆曰松秀寒姿桂榮貞質學道人言真實行真實脚步步貴真實南岳不才客寓兜率也有兩句奉答繁霜隆當夕悲風中夜興寂寥段滋味何苦累兒孫

早叅言下脫生死效在什麼處曰爲之嗚咽流涕師曰不孤正眼便合歸堂曰丈夫作略甘施於此便出堂師曰拾著蜚蜚糞彈第二僧出師卽起身曰終無了日

早叅夜來一總睡不著今日勞倦之甚實是無能爲也汝等旣狀簇簇上來奇名恠相肚皮裏窮窘無聊不待言矣朴實頭底殆將不免若一味嘿狀下去肯犯衆人之怒而忍行此危事委實今日勞倦之甚又嘗聞之古尊宿主法之義當死効力法門不當深閉固距一切處一切時宜盡力明示使一切聞知喝一

喝曰但勿與諸方文字一處商量

徑山老和尚斷七上堂驀拈拄杖卓三卓曰頰仰天壤疇知此者隨顧左右曰此個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轉山僧自己已臘月至今臘月幾四十年矣如飲食一日斷不得如衣服一日離不得嘻笑則嘻笑連晝夜怒罵則怒罵忘爾我千里萬里親同一室一室同心千里萬里師法則刻刻爲命祖道則事事共憂猛擊香案一下曰豈我一人之傷大雅淪亡良久復左右顧曰你等作麼生體理你等作麼生消繳你等作麼生忘情乃長聲曰嗚呼痛哉下座

晚叅鬧市紅塵煎熬不少還自忙忙貪生至老僧出
曰祇這亦是錯師曰事無一向曰出家人端爲何事
師曰不爲別事曰畢竟何事師曰子期別後空千載
霜月落崖流水寒

佛成道日上堂世尊於周穆王三年癸未二月七日
入正三昧至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迄今二千餘
歲西國東天依樣描兒者不啻什伯孰不欲窮工極
巧希圖光揚厥祖究竟不仁之辭紛紛異說遂使眼
目盡失其真老僧不惜筆墨希望今日返正若不從
長計較難好下手星者五緯列宿之總名又曰星散

也列位布散也一落比量卽屬外塵眼爲六根之一
星與眼根塵相離未經瞬息大其聲曰奇哉奇哉其
誰信乎鹵莽又曰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
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支支離離吾惑滋甚直待
楞嚴會上稍見長進道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
見見不能及叵奈後來依稀相似之徒又從而附會
曰見不及處江山滿目不覩纖毫花紅柳綠白雲出
沒本無心流水滔滔豈盈縮不知烏焉成馬拈起拄
杖卓一卓曰老僧伎倆止於此請大方高鑒果契世
尊當年所見否脫或未盡頰上三毛竊取孔氏之意

以補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卓一卓下座

早叅不可亂作次第祖宗綱要不肯揭榜於門入國須問禁旣放下止靜牌因什又探頭探腦俊快底點著便行遲鈍底推挽不動放你在兩路有干佛旨說一句打個合同隨喝曰兩個扯來作不得一個

小叅萬里無雲罪不止於喫棒青天無處可逃身拜言紅日影明朝緩緩到窓紗堪嗟行脚兒最苦是不見自己端恠底是他

晚叅堊寺嫌無事雪飛念遠人豈是衣單薄連年共

苦辛良久曰開眼夢不到胸襟何日論卓拄杖下座小叅迷悶不能入底師僧近前來衆無對師曰古劍斲體前

小叅衆兄弟個個是一尊古佛祇是不肯承當撇下至重至愛遭他老秃奴帶累今朝天台明日南岳不狀苦苦來這裏圖個什麼情知兄弟不是游山玩水看州府奢華難道單爲片衣口食至愚之夫弗信也幸審思之幸再思之蹇蹇澁澁來這裏死伴著老秃奴究竟圖個什麼若希圖佛法佛法不在這裡若從我學問老漢是賢劫佛中第一尊沒學問底尋老漢

好處他六十三年來在家出家從不要討人說個好字尋是非老漢生成不落這兩路捉他底敗缺他卻通身是個敗缺你擬向眉毛上尋你擬向眼睛上尋向上尋錯過向下底向下尋錯過向上底若在皮膚上尋切莫認著老漢著底衣擬學乖巧乖巧莫若兄弟擬學朴實兄弟不甘朴實擬學直心兄弟家底心腸難得直曩謨觀世音菩薩曩謨觀世音菩薩你道一總不爲這些畢竟來這裏圖個什麼直饒道絲毫無希冀之心咦謾這老賊不得老漢也不肯孤負於你你但不得道如來三昧辟支佛不識辟支三昧阿

羅漢不識我師南岳三昧我豈識乎咄你不聞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遍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不狀苦苦來這裡圖個什麼良久曰叅

小叅擬舉個古人因緣相問恐障卻闍黎良久曰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齊放下是好言語卓拄杖一下曰記取

晚叅無爲而爲神而化之三家村裏無事漢子庶幾近之你道決定是先哲之本原學道人自己佛性老僧那得不趨而避之起身便行

晚叅舉鹿門示衆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

學人一隻眼以這個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無有間斷師曰喫飯噉眠局矢撒尿是序分是正宗分是方便是流通擬議思量是妄想默而識之是昏沉終日在妄想昏沉兩路直饒千萬億劫無少間斷不但孤負如是之經直是孤負這一雙眼鹿門老宿如何分解咄咄癡人前不可說夢話

上堂舉雲門和尚上堂曰遇人卽鼻孔撩天便下座師喝一喝曰豈深計哉

兜率兩序侍寮諸職請上堂文字殊勝不得活祖師意一往孤明本無形段差別智中求錯卻屋裏佛幾

多美光影觸目成窒礙手上出來手上打口頭出來口頭打是我臨濟家汰果狀跨竈兒孫喝一喝曰正好共你商量莫道老漢惡發

早叅就人揀得不如明取自己僧出曰今後方知本來無事師曰斃嗟之罷曰紅塵路上那討閒客師曰更須三十年著力

上堂有平地上陷人底手脚也便不好驟自先發要當知其隱匿所在而後無所恐再加之振刷磨淬使彼勇氣消耗一躍躍開蔡州城百來個天大底吳元濟不愁不束手就擒四方強項禪和自狀喪膽震慄

庶不忝於臨濟門墻喝一喝下座

上堂喝一喝曰業識茫茫底漢子有耳還同風過樹
敢道他太古佛已遠他若視同金剛王寶劔逆上三
十三天望無色四空天隔十八重梵天在老子徐與
之議詞理若不甚乖謬復喝一喝曰想定不作齋後
鐘聲又喝一喝曰你將謂天下之人皆不可以激而
壯也

晚叅離卻上來說處前不讓德山後不讓臨濟更弱
於阿誰饒他高座上老奴作風作顛不消打筭直下
擔出兩個看家底難道他便恬恬靜靜喫你底待他
轉計時枯木生花別迎春色

小叅鉢裏飯桶裡水一是檀信脂膏一是行人血汗
一齊掇向堂前道菩薩子喫飯來飲水慙地面你且
問他是喫得底是喫不得底若謂應喫又道施主一
粒米重如須彌山若謂不應喫又道日食三兩黃金
不爲分外豈不聞別人說話是聽不得底你只要飽
便休

晚叅有一句子極難信我今日勞倦之甚忽聞泐堂
考鐘伐鼓胸頭糊孫子橫衝直撞直踣跳上三十三
天見兜率宮黃金銀殿闕巍峩高敞鳥飛不入中有

百千帝青珊瑚諸寶之座座上各有天人人寶冠之上飛大寶輪如帝網交羅日光晃耀花影周身又各各閉目藏睛游戲禪定如泥捏底聖僧相似如是八萬四千獅子寶座中虛一座猢猻子隨敷座而坐祇以几案之上無量無數珍玩之具絕無照管惟恐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趨只此凡情一起便從天降下仍落在老僧胸次看他安怙怙地別無餘想祇待禪和子各啟雲興之問不知見得今日勞倦甚底那裡本也隨四顧周覽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明白庵早叅極明白底事你等因甚反不明白千歲

寶掌和尚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於中印度唐高宗顯慶二年入滅實一千七十二年其在此土蓋歷四百餘歲是第一段義向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岳泉急有時中夜坐階前神鬼泣是第二段義游五臺復南歷衡岳黃梅匡廬尋入建業會達磨入梁就而扣請悟無生忍述偈曰梁城遇導師叅禪了心地飄零二浙游更盡佳山水是第三段義此三段義明者則本無生死何妨示有生死味者則白犬青猿往來無已更有甚不明白所以在天台榜其居曰明白在

南岳榜其居曰明白在靈岳金粟榜其居曰明白無論天上無論人間語默動靜無有不明白者今寓射州兜率泐子式謙同居士李友蘭別設精舍以居之自丁未冬至戊申春始終明白示人仍題其居曰明白庵有舊吳沙門弘儲謹白

晚叅禪子所重者祖宗泐門將來之用也今悉置之不問盡教之以名稱教之以利養教之以鬪諍教之以欺妄將來爲害於祖宗泐門不可言也老僧深爲痛惜爾輩相從於寂寞之濱苟不教之以先宗之道則是棄汝之甚隨問何爲先宗之道無對喝一喝大

拍案曰豈是爲他閒事長無明

晚叅僧問不謬本叅乞師方便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豈不是和尚與麼道師曰念言語漢曰全不顧旁觀師曰觀世音菩薩次僧出曰觀世音菩薩師曰念千徧念萬徧曰紅旗徧埜白骨連山師曰老僧不惜又僧問不惜不惜個什麼師曰不惜你曰斬草伐木掘地墾土師曰不定僧作禮曰是第一之說師乃起身曰第一不得亂說便下座
小叅有限色身詎免榮枯之歎不惹泥水道得一句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早叅衆集默狀而立師曰慙愧老僧不能爲兄弟接羽翼而天飛過太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兄弟及早使一衆束手畏服而太鷄足山裡老比丘二千年來又得一破顏老僧幸甚

小叅點聰明離形空智風雪震薄危狀而不少慙稍具一分行腳樣子丈夫過量境界明月堂前進得一步庶幾可望古澗寒泉孤峰獨拔灑灑不滯於人境勿規繩處承言領旨不失其宗點一盞松蘿與伊濕口知事人不爲破費常住老僧何必大恠小驚扣已而叅者聞其風太其所重卓拄杖一下曰大可加

賞下座

因雪上堂雪雪聽說我儂祖居在滇南鷄足山高數十仞公公乳名叫飲光冷坐此中二千餘歲一向囊無半文祇爲天性孤絕倘或積起十八九尺丈來雪如何支遣得過臘月雪雪莫恠老子孟浪說現前血氣兒孫幾個不搥胸喊屈若還都似那輩千方百計抹殺祖宗沔門我也何消得苦苦告你說雪雪

晚叅舉僧問黃龍禪以何爲義黃龍曰以謗爲義師曰黃龍古佛不直提大雄正續之道而用最下之策癡人聞之恃爲長城天下老師其勢危矣不可不追

而悔之也設有問南岳禪以何爲義但道嘗竊恠其
不以大經大本而以奇險教人子弟卒不至於死亡
者無有也諸人謂何如良久曰太平後園驢喫草世
亂小魚吞大魚

上堂看看春到來好好問將來一點不來我便劈頭
打來若還蹇澁又一下來你道老漢只是這一來拈
起拄杖曰你敢近前來更若問春之時義大矣哉正
月十三見他與麼來因甚而今臘月廿三依舊與麼
來和尚大慈表示將來連打兩棒曰莫待別時來
晚叅舉寶誌公和尚一日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

作屠兒曾見我殺生否曰見誌公曰有見見無見見
不有不無見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
見不有不無見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
曰你有此等見耶師曰老僧若作寶公但道是待他
擬議劈面兩掌曰你遠遠從西天過來全狀沒一分
本色隨後再與兩掌曰前兩掌你自喫了後兩掌好
好爲我寄與世尊他若省發了早早報我

除夕小叅舉僧問三峰老和尚如何是臘月三十日
到來底事老和尚曰寒林無宿客僧曰來日又如何
老和尚曰四海聽龍吟師曰小子於諸昆中受恩至

深與衆獨異故敢於老師分上往往大膽放肆老漢處叢林無恙之時常慣說太平禪而今設有問南岳如何是臘月三十日到來底事向道勵志扶宗報佛恩德更問來日事如何向道正是時良久歎息曰二三十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禪子之望祇爲自完不暇何能有所成立建明果能時時有相持之憂皇皇不安於寢食何患楊岐正脈不大光曜於後五百歲哉復嗟歎久之下座

戊申元日上堂五祖演師翁一生念聰明咒唱太平歌廣於簡篇五百年中領其旨者千萬有餘山僧雖

是他家屋裡孫子質性魯鈍朝朝暮暮千咒萬咒只是不得聰明至若太平歌向來亦曾呬唔上口近來見人心不肯太平一總提不起而今客聽主裁未免由不得自己且天道以四時成歲歲成萬物此日爲一歲之首山川草木飛潛幽顯舉首觸目各露新格又嘗聞歲豐則甘草先生拈起拄杖曰看看甘草生也豈非豐稔太平之象乃長吟曰一松一竹一溪雲時有清風伴月輪窓外泉聲長似雨迥然居者不知春良久曰座下設有個刻薄禪和义手近前曰老和尚此是昔日嘉隱堂詩咄癡人在老僧今日豈不爲

嘉隱哉祇要天下太平人情和悅管甚他底我底更有兩句奉贈人生幾度逢春景樂得於中種福田早叅青天數翠色朝日含丹輝東西南北得路者二三馬後驢前失道者八九熙春寒往一番更新守典奉法不致違時失候師勝資強亦何至於傷春上大人願望高流如飢若渴尔小生展鉢開單毋忘自己晚叅舉藥山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高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舀一杓飯便出師曰無人孟浪過你何不明與和尚說了待老漢倚勢欺人狀後與

他手脚不狀師弟子之禮衆人面上不好看相南岳三十三年做長老孟孟八八似高沙彌一樣底千千萬萬有飯到他喫有鼓聲到他聞如此大膽手中鼓棒放得他過隨後喝曰不落二三請闍黎和

諸山尊宿請上堂久矣夫弗敢造次今奉來命何所畏避諸高德願少留聽喝兩喝曰前一句舞文巧詆之夫揮之糞草域中炫睛奪目之作掃向搥搥堆裡南山驚鼻恣意提向上之機東海鯉魚放膽展無邊之用後一句紛紛異相不能烜赫於外的的一真尚容肆驕於內天狀古佛之槩一衆難湊之緣又喝兩

喝曰若不改往修來這兩行安何地位祇看打頭一步果能翻轉面皮盡大地覓纖毫過患不可得日燒餅香黃熟香供養他從陳年尾直到新年頭何足爲分外進此不假方便亦無漸次赤灑灑沒可把波旬久矣失途焚燈悚狀避席三劫三千個漢孰不中心悅服備員巾鉢仍前依根布葉還復暗裡抽枝叮嚀恐損君德大棒驀頭楔來方顯退院長老家風元在以後大車駟馬至於門亦逡巡不敢入

小叅綠篆苔文在湘水帝青光射石鼓嘴朱陵後洞門大開傾出南岳三斗髓擬作新年段人事承當得

下問是誰良久曰堪愛堪愛好幅青山沒錢買

南岳兩序同侍司請上堂盡大地無有空缺是長生實地句推出虛空不計價是日用體盡句方圓無底函蓋正偏是如如善生句乃抖擻衲衣曰盡十方總泐界沒纖毫許不是老僧線縫裏颺下底今晚一總悟太從前叢林學得底玄中玄妙中妙切忌擔到人前諸方聞之惡心嘔吐佛泐身心放不下將來入地獄如箭凡有請問不得不對通褒貶底句不落青黃吐出來看良久曰不再問

人日上堂直下便是是卽大錯千錯萬錯絲毫不錯

人日天晴大家慶賀千個萬個隨墮類墮相逢不舉
手方顯尊貴墮住住兜率門中第一句新創叢林多
種樹

穀日上堂佛殿前燒香山門頭合掌三吳兩淮宗師
之所聚也而閩越江楚學家所恃爲歸托也昔有士
大夫問一禪師安著禪和子以何爲先對曰米穀爲
先而今豈不狀哉穀日晴天下豐朝梅檀暮沉乳磬
破燭牒有什麼說

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師曰直不藏曲僧曰天童真
孫師曰三峰嫡子僧曰以何爲驗師拈起竹篋曰於

此可驗僧曰放不下師劈頭打下曰上中下乃曰一
道曲子兩番勘驗你牢不肯放下我便上中下一時
打下

晚叅拈起拄杖曰他卻素守本分你若不守本分他
將出個本分莫恠他不守本分卓一卓曰不可道禍
不入謹家之門

上堂西天鬚子全無孔竅內不放出外不放入非欺
人之語心頭一堵牆壁可以入道那討這副好手底
泥水匠沒影子底事便從這裡做起老僧依樣胡盧
掇出來看須彌山踔跳入你鼻孔因甚口裡出氣不

得噓噓無味之談可是妄說底

小叅腳踏實地底自不惜草鞋之費瞻星望月底那
顧露濕袈裟醫師大有割股之心病夫罕見不嫌藥
苦以後惡發不作無明會者是真丈夫

晚叅新羅國裏打鐵火星燒著蘇州人指頭香水海
雖濫觴究竟遠而難救拈起茶盃滴一滴曰消得多
少

上堂山門不來礙你無心能容萬物你不忒礙山門
有心皆得作佛有心無心二俱作佛山門與你將來
合作得個什麼唧唧緣得阿誰又曰著甚來緣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十

嗣法門人濟璣等編

南岳正續錄卷下

上堂韶陽跛師放針眼裡魚演師翁下水船上唱一
曲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擲鉢老子恒
對夕陽細把蛛絲穿日影不甘心坐他第三把椅子
每夜分乘涼月沿溪看水折方圓以試珠玉唐宋以
來禪之傑者未便是馬大師隨顧座下曰後日對機
設教月白風清幽關難出

上堂剛道無人撲帝鐘南山雲起開烘烘春風莫訝

春花老閒煞華亭釣雪翁沒計較有變通過了三四月來十里荷香從從容容少什白白紅紅眼界中下座

晚叅從容顧視兩行曰借有疑不以衰老鄙棄而易之倘不足當大望亦不致竟孤來意良久曰舊好不盡難得決臻佛地從上各有想各有念各有見各有聞各有名各有字終始不被名字見聞想念所溺者他善何旨趣猛擊案一下曰依前是舊時鼻孔不容不泣向枯桑淚漣漣也便下座

小叅斷取百丈曰祇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沘礙

亦不依住不礙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神通不守此神通是名無神通師顧侍者曰卽喚晋右將軍王羲之用黃金爲地青玉爲字大書特書於篇尾曰沘苑靈寶真經

上堂僧問如何是善知識眼師曰鷄足雲高萬里青曰還鑑物也無師曰秦鏡不存私鬼面難藏醜曰如何是道師曰松因有節千年老花爲無情歲歲開曰教外別傳也只恁麼師曰千里萬里僧出曰我會也師曰刁學士夢牛僧一喝師曰水聲轉鳴咽僧又喝師直打退乃曰進得一步子不見父退得一步全身

歸父不進不退愈見露布善觀時節出身有路靠拄杖下座

晚叅諸方未經結斷底鯨奴白牯一齊投到當下與你勦絕豎起拂子隨擲下曰已後不致枉受人天供養

上堂僧問念異不生遇人弗著時如何師曰埜老爭知黃屋貴曰三尺杖子師曰扶不起曰某甲虛心叅學師曰僕夫迷道曰見山知路近師以杖擊之僧擬議師曰沒見識底乃曰柳樛一條衲衣三事雲散千山翠烟深隔雨鐘道人行脚日何處不相逢

小叅舉永明曰心者信也謂有前識汰隨相行則煩惱名識不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境起於妄並是妄識不干心事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污乃至迷悟凡聖行來太住並是妄識非心心本不生今亦無滅師喝曰抽釘拔楔手段什處太也有收得下臨濟底拄杖子方好開如此惡口你念佛人家亦出此惡言所以老僧此間卽以本分事接人僧纔出師曰太無厭生便下座

弟子海澄請上堂僧問拽脫向下鼻孔塞卻向上一竅將什與他出氣師曰使得底別尋一路曰往往陸

地生波師曰依狀舊時鼻孔曰難得作家師曰翻得轉面皮有三十下賞你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師便打僧問正與麼時妙網光舒香流談發是種種變化摩尼王雲是周聞十方摩尼王雲師曰要老僧顯發也不是難事曰疑辭耶決辭耶師咳嗽曰何必倩人相助曰方來兄弟類如此消繳師曰七年八年太也漸成家活曰還得瞻聽離聞見承攬自超絕麼師喝一喝曰與你個樣子乃就座大咳一聲曰錯恠人者有什麼限不是老僧語路嶽崎不與方來冥契道如展手佛似握拳佛道太人原自不遠但於展握之際

毫釐有差便與他懸隔直饒太住自絲出入無難眼睛珠上有絲忽聖凡玄妙往來望道未見要得行路平正大不容易一問二問三問托得開佛不干理道不涉事意句全消人境俱奪天上人間他方此土呵一口氣祖師命脈悠久長遠接續得太復大咳曰老僧方可不虛喫他信心檀位上一口飯

闔邑縉紳請上堂僧問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言未竟師便喝僧曰幸是見慣師又喝僧曰春寒料峭師哂之僧問拂盡露布連雲節角敢請錐劄師曰隔林笑倒曹家女曰紅爐燄

上摘楊花師曰搏風千萬直過南州曰等閒踏到北
俱盧師曰不謂山門爲你開乃曰曠劫以前不異今
日七佛儀式智者合知欽僧伽黎旋視左右曰一縷
非輕九鼎非重三十年不孤負行脚眼高天厚地洞
鑒於中有一人終不自賺擺動精神乾坤大地微塵
諸佛悉在指麾之下三千八百誰敢塞住你口不消
熱發洪機歷掌良久曰諸方尊宿暢說葛藤南岳老
僧豈容露布乃合掌曰異諸大方同錫點首

大雲密長老花甲一周請上堂僧問多子塢前所談
何事師曰一馬生三寅曰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開

狀千古傳師曰從此春風日漸多曰不消求證於延
壽師曰可僧問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
是同安家風如何是南岳家風師曰萬年松在祝融
峰曰現成受用也師曰山河大地肯與你證明麼曰
伏惟珍重師曰莫道老僧勝過你僧問佛沩正論乞
師指要師曰仁者壽曰乾無事底難領師曰我對屋
裡人說僧諾諾師曰一重山又一重山僧問忞就十
分如何起家師曰不扶自直曰有是哉師曰桃紅李
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曰萬幸師曰不可曰但
觀文彩未生時畢竟佛沩無多子師喝曰台星臨照

乃曰南岳沙門打從威音王世尊最初開堂第一會
須彌寶座之下以父母所生之眼親聞一句智智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無上上無等等最神最明
越格越量因而囊以錦繡蘊之金玉秘而不傳直至
今日有一項緊要人事只得打開金櫃攤向衆前惟
冀仁者宣聞震旦利濟天人壽之永久廣爲福田旋
視一衆久之咳嗽一聲曰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尼訶囉帝大家好生擔太

楊元戎玉廷都闡曹元佐劉騰蛟諸護法請上堂僧
問千古段話敢請布旨師曰要用直須用曰則一切

處是句也師曰眼目莫定動曰咬釘嚼鐵原不容易
師喝曰舉措看他上流曰某甲著什緊和尚著什緊
師曰莫漫隨於庸鄙僧問一個上來一個下公都道
請益佛汰是否師曰宗門奇特事難將聲色求曰爭
奈肝腸已露師曰直須吐詞如刀鋸信指口曰豈是
閒挂壁底師曰笑不上第一句依稀卻似第二句曰
未必勞而無功師喝曰不可坐住第三句僧問諸方
未經結斷底椿話敢請和尚降尊就卑師曰眼目於
今誰辨真曰看某甲有幾莖蓋膽毛師曰莫來背地
妄疎親僧作禮曰可謂小出大遇師喝曰不信道旁

僧亦喝師曰停停與你喫乃曰一花未發五葉茫狀山長水遠白日青天理事兼備福慧兩圓達磨西來尊之曰禪迥朕獨脫秘密幽玄山林廊廟到處喧傳聖凡仙佛並躅齊肩金敲玉戛武用文宣卷舒有據神化無邊信脚踏空一念萬年喝一喝曰大哉日用之樞紐信矣利濟之舟船卓拄杖下座

德山原直堂頭諱曰小師秀倚鳴請上堂僧問笠子拄杖拈放一邊也針筒鞋袋響師曰不堪不堪曰則謀臣勇將總用不著一毫氣力也師曰向道不堪不堪乃就座曰老僧常說端的要明第一義第一莫來

惱亂我而今反把椿極可惱事來惱亂我大拍案曰不堪不堪晨朝未及下床祇見孫子警秀再拜曰今日本師和尚三周忌辰細簡行脚箱囊並無什物可報恩德願垂一語增崇品位老僧嗚咽流涕曰巴陵有舊樣秀曰有段話恐不契先師意老僧示以偈曰打開急著暴露聲光死生父子誰較短長隨顧左右大拍案曰不堪不堪所不開底何日忘靠拄杖下座晚叅拈起拄杖曰都道三世諸佛祇替鯨奴白牯下得個註脚那知鯨奴白牯祇替木上座下得半個註脚隨遍拄杖與侍者曰且莫問他那半個註脚快請

出本文來看侍者茫狀師咄曰依舊是前半段註脚良久又曰端居而念焉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

早叅僧問翻狀其心勃勃其色天下勇夫無以過之合於道乎師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僧作相撲勢師縮身害怕僧擬議師直打下僧出曰鎮日上來下太著什緊師曰說一衆說老僧曰仁義道中師打曰若是仁義道中則輕上座不得也又打三下曰無端無端師又打三下曰有據有據僧一喝歸衆師曰分付維那定牀曆安這僧於第八條席上一僧出便喝師曰安你在第七條席上僧又喝師曰不

聽知事教詔者出院乃曰此三段義領得則善觀風雲不領則難別氣色老僧受叅上來爭得不說兩句擊拂子一下曰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青可憐下座

張尚書大圓居士八十初度兜率堂頭同長蘆永嘉宏覺十六兄弟請上堂僧問祝融峰畔花香般若臺前鼻語是塵說是剎說師曰一門慶快曰更請添籌師曰錦上又鋪花曰天柱峰頭月而今分外明師曰齊看春風拜高竹曰九十一百又來也師曰三千不爲多八百不爲少僧出提起袈裟角曰別處人事不

敢出手此是鷄足山中將來底師曰八千里八千里
曰一分壽老和尚一分壽大司農師曰萬年松在祝
融峰曰則不至勞而無功也師曰無數茫茫爭得知
僧問蓮曰瞬時千界靜金容笑起百花新文字非關
豈屬笑數師曰出口入耳曰辨似懸河智如流水也
則讚歎莫及師曰低頭冷笑曰錦屏天上有光國世
間稀師曰張尚書李僕射僧問提須彌筆點香海墨
向萬古長空裡大書一切智智清淨其得是三昧者
固樂爲說乎師曰春日晴黃鸝鳴曰赫然大効於今
茲師曰阿誰不樂聞曰愚及智就可動而起也師曰

鳴玉鏘金十百春曰豈不見淨練澄江地餘霞散綺
天耶師曰一句是一句僧問空中書字文彩全彰當
道青松甚年種得師曰遠不在威音以前曰又見清
風匝地忙師曰還蓋覆伊得麼僧問指南一路智者
知疏約什麼體格商量師曰不美他家氣力曰因甚
九天雲垂四海水立師曰赫然大効於今茲曰不無
有異於將來師曰急速發憤曰猶是依根布葉師曰
但莫狎獵分披曰曩謨觀自在菩薩師曰蘸墨塗空
一場好笑曰不可不謂超越之作師曰也著分付得
人僧進前叉手曰雲在碧岫千仞翠月當霄漢萬溪

春都道爲青暘尚書花鋪錦上是否師曰不止此也
曰多多益善師曰善哉僧出作禮曰古德道三藏十
二部一切修多羅總作一句咨和尚某甲擬將十兆
九萬五千四十八字作一字得麼師曰得曰承蒙慈
允只作一壽字用壽天下有道有德高人是否師曰
是僧再拜曰從今爲始一切處縱橫放肆任運施爲
誰敢道不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師曰且莫得少爲
足僧出顧兩行曰尚論此事須還和尚師曰老僧不
曾有捻土到上座分上曰情知不同今日誇多鬪靡
者師曰是誰信你曰卽將此段用祝青暘壽同寶掌

誰曰不信師曰而今且信你一半僧作禮曰宜宣聞
於天下師曰三十年後乃曰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
時縱橫放肆任運施爲九天雲垂四海水立千峰盤
曲一道洞明貫色通聲馳空驟響直饒文殊普賢變
幻倏忽彌勒世尊機局斬新不美他家氣力未免薄
視諸宗審其勢定其歸十兆九萬五千四十八字廣
福延年則故是不可以爲超越之作喝一喝曰三千
八百年後孰敢道南岳之言不當

華嚴道場圓滿山主爾馨居士率令子玉燹再請上
堂僧問有一句高廣莫逾請尊慈納師曰西天梵語

此土唐言曰日朗風清甚時節師曰一宿兩宿千山萬山曰走徧大唐國難覓有心人師喝曰相對猶如不相識僧問雲興餅瀉葛藤窠裡浪得大人之名口似繇盤磨盤底威音以前當居何位師曰觀音觀音曰在這廝分上也無這個消息師曰請退請退僧作禮曰且留與後人貶剝師曰龕言唐突幸亮不文二僧競出前僧指後僧曰聽你納敗便歸位後僧曰一著高一著一步濶一步是他還摸著邊際麼師曰拂動雲外路打脫月明前曰一衆瞻仰師曰高樓馳玉馬何如急水打金毬僧作禮曰恩大難酬師曰上來

禪師道你敗闕僧問一隊一隊總被鼓聲撥上來也爭樣打發師曰如斯之旨尚可量哉曰鼓寂鐘沉什處著眼師曰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僧擬議師喝住乃曰打開空劫琉璃殿擁出威音自在王五十三家舊生活登時卷疊在當場無限精靈纔嗅著鼻頭裂破眼睛黃獨有淮南李長者一回展拓一回香喝一喝曰從容踏得衡山路以後逢人不著忙

二月八日王筠長居士暨同社諸名家請上堂僧問寶掌千年因齋慶讚主賓相見請師大展風規師曰

賴遇問著老僧曰祇如旁觀喝彩還當得佛沏也無
師曰別處放你不過曰三千里外一道同風師曰此
回卻放你不過也隨聲便喝乃曰佛之心天高地厚
祖之髓玉潤金堅天下老和尚眼目電光莫及四海
禪和子口角石火罔追拈起拄杖曰祇有這廝無狀
一例放膽云爲單已弗能照顧庶事何力周旋尚論
沏門弊竇究竟不盡襟懷鍼砭方來痼疾何曾減損
纖毫一旦髮白面皺脩焉耳暗眼昏師沏漸次唐喪
祖道浸久荒蕪成年虛耗檀信論歲破費招提卓拄
杖曰幸而有此一著庶幾聊謝殷勤惟貴承當直截

自狀超格越倫

是日闔邑緇素復請上堂舉僧問三峯老和尚十二
時中如何用心卽不違於先聖老和尚道見善不得
生忻見惡不得生厭僧禮拜曰大善知識老和尚道
何用知識僧曰弗信老和尚道是你應得不信師曰
曉起眎天宇風雲漸不同不知後起者云何話此宗
某愚不克先意量其事勢倘得不減師德足矣敢望
見過於師今日設有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卽得不
違於先聖向道進一步不迷其理退一步不失其事
其僧若作禮曰大善知識向道匪關心識若曰弗信

向道焉用你信他若擬議向道一日一日一年一年如斯輩類萬萬千千

利生禪德同宋燦狀宋人傑二居士請上堂僧問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因甚江國春風吹不起師曰與你道理曰去七拈一也要商量師便喝僧曰不圖絕毫絕釐師曰從來利劒不如錐僧一喝師曰諱不得也僧問一音贊和聲傳天下乎師曰不堪錐劒曰驚天動地師曰何用鈞爲曰往往如斯師便喝僧亦喝師曰已在言前僧問昨夜推倒今朝扶起總不干他釋迦彌勒薰奴白牯因甚面紅面赤師便喝僧曰著

什來由師曰自古先德皆有出人之路曰爲他閒事師曰不可總作泥捏底僧問擊碎乾坤金粟踞象王威猛旋迴天地淨慈縱獅子爪牙忽地掀翻祖窟底不辱沒渠父家風否師曰不可惑衆顯異僧撼坐具一下師便喝僧亦喝師曰老僧和你平實商量隨聲又喝僧連喝兩喝師曰未許大膽乃曰達磨所傳心印一向諸家印空印水印住印破拈起拂子曰無端落在老僧手裡擊一下曰輕輕擊開玉匣便見文彩芒射上有兩行白字未必是大令草書不敢惑衆顯異暫時高閣一壁放下拂子曰且與兄弟平實商量

我是退院僧在吳在楚初無兩樣除佛方便說無事
莫漫他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之路驀出兩拳曰請
諸上人趙前幾步看這個因何喚作拳無對良久曰
一衆眼烏律律地勿個血性便下座

佛誕日侯都護公言請就北固山甘露寺上堂僧問
甘露門開也世尊臨天下以福廣天下耶以慧啟天
下耶師曰什麼時節好開第二義門曰莫是報化之
緣添餽他不得麼師隨聲便喝喝僧亦喝曰不可不謂
超越之作師曰何不早道僧問指天上下小兒祇解
播弄目前自己聲師大喝喝僧亦喝師曰且喜聽人言

語僧又喝師連喝僧曰始終不被名字見聞想念所
溺師曰佛汰不是無通變底乃曰僧徒雲集月中仲
呂此個門中話不是容易說出底天上下獨尊底老
子祇爲看得不打緊於九龍口邊使一下蠻手脚兒
孫家都走上這個臺子盡道隨緣設教到處提綱喝
一喝曰三千大千世界一時震動復喝曰宜大展布
報佛恩德

師到長樂寺泐子狀伊致率李雲生請上堂拈起拄
杖曰佛記仁者紹隆聖教巍巍乎眼見蕩蕩乎耳聞
顧是鼻嗅抑亦舌嘗身觸矣焉哉意思而所以六根

夫真如六塵大解脫六識盡菩提十八界總般若二十五有皆圓覺汝行與道會何復記終始欲報於恩德卓一卓曰直心道場耳靠拄杖下座

古歛汪左人居士請上堂維那擬白椎師冷笑止之曰住你肚皮裡可曾劃兩劃今日可成個汰筵會中有幾人龍象一雙眼懵懂地兩隻耳朵緊塞著第一義長多少濶多少將什麼觀樅椎一鳴龍天聳聽你總將作兒戲最後那禁得再三再四諦觀諦聽說死話謂汰王汰祇如是教他兩扇板門上坐底爭當得隨顧一衆曰老僧看得佛汰極重大檀信不易受禮

拜如泰山崩也要打笑我是汰王不是汰王如何又帶累你犯大妄語成你輩禪和子一向沿習將太熟聞不察卓拄杖一下曰特地說破師自此說汰廢白椎

通州莊心維居士三十周忌上堂于說萬說只在一決此兄三十年前吐雲山岳三十年後漾月波光吐雲山岳不昧見聞漾月波光皎狀萬古南岳敗缺至此心維之心天長地久轉個身來還替出一臂力麼拈拄杖卓一卓曰吾尚可遲汝

道深禪者請上堂一句該通五千餘首不是漢魏六朝三唐兩宋分疆列土作麼生淺聞深悟深聞不悟

龍濟師兄逃逢達磨或者有之焚汰炬以燭幽運慈舟而廣濟當日有人讚過你後來寄語秀華宮使又圖個什麼不可道已有人通信了也從上諸聖盡是聽信教詔底今日一會非聖卽賢卓拄杖一下曰有恁一件事何故無人得知從上諸聖莫不是爲汰求人底今日一衆非聖卽賢又卓拄杖一下展對敷陳何故埋沒古先老僧不顧辭旨幽奧難爲曉達把西天東土傳來段事攤向當陽承領得下速請速請復卓一下曰勅點飛龍馬你卻出頭來

晚叅卓拄杖一下曰臨濟來也僧出問大師道大凡

演唱宗案須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咨和尚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進一步何難會取二玄僧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退一步且領取第一玄僧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一主一賓一進一退庶幾乎此話可圓僧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不足當上人一笑僧問第二第三要師止曰古人悟心布於道法驗其偏全而操權實照用之衡吐一詞出一句如疾行者不能逃其影乃有此段文字若板實不化抑豈臨濟初心喝一喝下座

毘陵惲正叔居士爲薦令嗣岳正請上堂慧照禪師

首住鎮州以至汾爲宗曰佛曰汾曰道山僧承其汾爲天人祖佛之師三十年中凡有來者隨其根性各令解脫祇如今日當薦岳正應以何汾而度脫之乃大喝曰會麼第一句下薦得毘盧師汾身主兜率宮中蓋玉宇第二句下薦得堂堂正坐令方行觀音彌勒齊起舞第三句下薦得曩謨佛南岳遠來拍板和一曲彌天響入雲曼殊讚善承恩大隨顧左右曰成佛獻蓋等是升合擔語嘗聞第一義空以上所說能合玄旨否復喝一喝曰不務神變可名游戲自在菩薩擲拂下座

曹溪稚珪金居士請上堂僧出師不保良久乃曰佛汾二字不是小可昔有僧請益趙州和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你看他何故問到這裡趙州道庭前柏樹子雖則倚老賣老也須審定利害所以這僧特地上來老僧不輕製會經歷六十二年更翻幾多事業身相終屬四大心相還歸六塵討甚閒情奔馳言句舉論是非旣蒙四衆傾誠敢具一轉塞責設問祖師西來意向道幾年以來無住持干懷無病痛苦惱祇見方來師資於本分事全不明了遂致汾道澆漓正宗澹薄感時歎世不無奮激且道此段話較柏樹子孰

一編述
古孰今孰輕孰重借古德四句爲諸仁頌出頌曰根
問本人何所適塗割等平忘順逆有爲雖僞性常真
泐泐無依稱善吉

梁溪弟子濟密同上志莊嚴聲庵居士如伊請上堂
僧問祖佛奈伊不何底到處撒風撒顛卽今知他在
那一天師默狀曰祇恐知之者寡師仍默狀良久顛
左右曰真誠從上佛祖無一人不是撒風顛漢子見
十丈珊瑚打碎十丈珊瑚見琉璃瓶打破瑠璃瓶此
是小風顛阿師脇下掣拳火燒師翁禪板几案始是
大風顛臨濟家風昭昭日下而今三百五百一千傍

邊二衆提著佛泐兩字面赫赤地如啞鐘相似要在
他家門縫裡稱忤逆孫子隔須彌山在我家有個風
顛漢一向唱過頭喏引無腔曲左之右之眼底總不
見有佛祖聖賢安有諸方猖猖狂狂十五六年趁老
僧踏到最勝輪下他便美一下險不假雲梯從空大
步待老僧回頭與伊圓案喝一喝曰舉似天下人

讀石門文字禪當時僧寶傳成親炙寂音若干人
多濡筆和墨手錄副本綴鉢袋寂音不惜各爲題
識以賞其重泐之勤蓋八十一祖精神命脈所在
宜爲後來所奉重庚戌夏余於廣錄中別取十卷

名之大宋堂錄彙所謂一時杜田說話而南源晟
子七十以上之身不憚鐙窓風雨楷錄一過字若
蠅頭不啻昔之錄僧寶者余甚慙于古人退翁書



錢印
道正

中亞齋

